

女織郎牛



牛郎織女

——詩劇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

牛 郎 織 女

(劇 時)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著 者 吳 祖 光

發 行 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有 著 者 權 不 准 翻 印

吳祖光戲劇集 正氣歌(三元) 風雪夜歸人(三元) 少年遊(三元)

(90P.)

牛 D405

詩劇版題眉

三十年，我在重慶城郊的北溫泉開始寫構思已久的「牛郎織女」話劇本。當時因為寫作上的一些困難問題不易解決，同時也不願意想得太苦，就擺下了。次年春天，朋友們準備藉演戲為名，去逛一下久已渴慕的成都，「牛郎織女」便被列為劇目之一；爲了「限時交件」的緣故，我被一個人關在唐家沱鄉下我們的「小別墅」裏趕戲。導演張駿祥兄規定我戲不完成，不准進城；所以我是一早到晚不停地工作的，全劇十天功夫寫成；有生以來，從沒有這麼緊張過。

現在離開了四川，回想到四川的風景，實在是非常非常可愛的；尤其唐家沱襟山帶水，春來時蒙茸遍野，有無限宜人的寧靜。但那時我心不在這片原野，簡直不能忍受這不盡的綠色的寂寞。但是重慶山城的迷霧又能給我什麼呢？寫牛郎厭倦人生的繁瑣，寫織女不耐雲海的淒涼，這矛盾老實是我自己的心情。

這以後，這劇本曾在很多地方上演，有朋友說這似乎是個更好的歌劇題材。我是想試一試寫歌劇的，但是在中國我還難找這種例子供我學習。這回仍是張駿祥兄的敦促，決定改寫成部份的歌劇，把牛郎，織女，王母娘娘，老牛，四個人（我不能說是四個牛）的部份對話改成詩。我畏懼這工作的艱難，拖了很久，終

於在駿祥兄的催逼裏寫成。我不會寫新詩，也不會寫舊詩；所以這裏所表現的恐怕有點又不像新詩，又不像舊詩，同時又有點好像舊戲的味道，我自己也實在說不出它是好是壞來。

好像在重慶有那一位先生批評過「牛郎織女」，說是：沒有什麼意識，吳祖光只是受了一種詩情的誘惑，作一次文章的遊戲而已。說我被誘惑，作遊戲，我不敢反對的，因為我的確沒有，也不會有意识地意識什麼的。不過這一回又改寫詩劇，我希望不致再被誤會成又作一次遊戲；我只是在嘗試，在學習，並且這「過程」是不無痛苦的。

這裏出的是「詩劇版」，以其有別於「話劇版」也，故以題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詩經：秦風

序

三十一年夏天。

不知是怎麼的？二十幾天沒有下過雨了，日頭毒得像一盆火，每天從一清早爬上窗子起，就溜溜兒地晒它一整天，這一整天就在揮汗如雨之中過去，叫人覺得真個是度日如年。

但是老天爺到底是慈悲的，它雖然常給人許多痛苦，可也給了人快樂。這麼熱的天氣，所以仍舊教人能夠從容度過，就爲了是我們還有着兩付救苦救難的清涼散：一付是朋友的關切與微笑，另一付是夜來時——太陽終於下了山——同朋友們坐在草地上，在星空下，消受那明月與清風。

同是這樣的草地，同是這樣的星，月與風，然而我們的童年與童心卻在這年的風月中悄悄地溜走了。誰都有他的童年，誰都愛惜他自己的童年，當我跨進我記憶的國土時，我似乎覺得，重新把失去的童年捉住了。

捉住了麼？真捉住了麼？沒有啊！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啊！「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成人的罪惡，難解難說的心事，那裏再勻得出一

點點地方來容納下清得像水一般的童年呢？

然而我再也不會忘記的，在早已過去的那許多夏晚，坐在草地上，同祖母，同父親，同母親，同姐姐弟弟妹妹們在一起的時光，看着沒遮攔沒邊沒沿的天空，看着乳白色的柔軟的銀河，看着像頑皮孩子眨着的眼睛的星斗，曾經引起多少說不出的遐想。祖母念着唐詩：「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便指着天上的星羣，順嘴講述牽牛郎同天孫織女的故事，講着太白星的故事，北斗七星的故事，孩子們就都睜大了眼睛聽得出了神，想着天有多高啊！多深啊！多遠啊！又是多好玩啊！

少說也有十幾年了罷，大人變老了，孩子們變成了大人，只有天，仍舊沒有變，仍舊是那麼高！那麼深！那麼遠！那麼難於索解——我將不再說它是「那麼好玩了」。

今天夜裏，又坐在草地上看天，卻仍舊不能絲毫瞭解天空的奧祕。便是連當年祖母講過的牽牛郎同天孫織女的故事也都記不清了。

不瞞你說，我的朋友！人真是辛苦啊！渺渺難期的希望，不可避免的痛苦，攔不住我們有時會對生活感覺一點厭倦罷？也攔不住我們對另一個世界有所希冀，有所幻想罷？

今夜，又望着天空，如同一切的年青人所想過的，我想乘風飛去，御空而行，去摘取天上的星斗，像我們的詩人一樣，周流乎天，攬觀四極……然而我也知道，這只是個幻想罷了，我們自從出世便在地上生了根，出生，成長，直到生命的終結；這一連串的悲歡苦樂，同我們的土地根本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另一個世界在那裏？那是比牛郎同織女的隔河相望，還要虛無，還要縹渺。

然而我們爲什麼不爭取這樣的一個權利呢？一個「幻想」的權利，把那另一個世界作我們永遠的希望不好嗎？縱然她離我們還太遠，摸不着，挨不上，可是我們何妨去想她，愛她，去盡力接近她。我們將從不停的進取之中得到一切，而且必然會得到一切，那怕是那麼遙遠的，難期的，像在暗夜裏摸索着光明似的渴望。

因此，今夜晚我真上了天，接近了我所渴想的。我從大熊星的七個星座裏穿行，我抓住了太白星的白鬍子，我橫跨在天河之上，左手拉住了牽牛，右手牽着織女，並且聽他們對我敘述了他們的悲歡離合的故事；那故事或許跟祖母講的不盡相同，然而卻是動人的，美麗的，像個迷人的夢。

就算它是個夢罷。夏天的夜晚，經過一整天的苦熱，趁着這晚來的涼風，我就把牛郎同織女的故事重講一遍好嗎？

這故事是動人的，美麗的，是所有的年青人都愛聽的——

全劇人物

哈哈兒
媽媽
哥哥
嫂嫂
牛郎
老牛
胡公公
王小二
王老板
孫九奶奶
孫九老爺
織女

王母娘娘
金童
玉女
風神
雷神
電神
雨神
花神
太白金星
小男孩
小女孩

全劇分幕

第一幕 第一場 牛欄

第二場 原野

第二幕 第一場 雲海

第二場 天涯地角

第三幕 第一場 九霄雲外

第二場 天河

第三場 原野

第四幕 鵲橋

第一幕

第一場

人物：

哈哈兒

媽媽

哥哥

嫂嫂

牛郎

老牛

以下都是牛郎同織女講的——

他們說：早就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了。

牛郎生長在農家，他是個放牛的孩子，但是他貪玩，他好胡思亂想；他不肯幫哥哥種田，不肯幫嫂嫂車水，更不愛幫媽媽忙那些家長裏短的雜事。每天清早起來，天還沒有全亮，懷裏揣一點乾糧，就牽了他那匹老牛出了門，穿阡度陌，翻山過嶺，不到天黑不回家。所以哥哥總在生他的氣，嫂嫂也憎嫌他，媽媽雖說想給這小兒子護個短，可是也真是無從護起，只得乾瞧着沒法子辦。牛郎可不管這些，一意孤行，老跟老牛在一塊兒嚙，就沾上了這一身牛脾氣。

有一回，是夏天裏的一天。

那天，因為黑夜快來了，太陽就悄悄兒爬下了山，太陽的尾巴在西山頂上晃起了滿山的紅雲，可是當黑夜把它的大黑翅膀慢慢兒地向地面張開的時候，那紅雲就暗了，淡了，偷偷

兒地跑了，跑得連影子也不見了。

天一黑，天上跳出了一天星。

星光照見了夏天的原野，原野上的晚風吹動了野草和山花。

野地上，用那些大大小小的，長短不齊的木板子搭成了一個露天的圍欄。稍微高起的那一塊，是出入口的門。這是一個牛欄，是牛郎的老牛的家。

牛欄裏，除去一個飲水槽之外，還有一堆乾稻草，有時候牛郎放牛回來，不願意回到屋子裏，就常常在那上面睡一宿。

今天，牛郎又是牽着老牛走遠了，還沒回家，所以這晚上雖然星星都出來了一大陣子，牛欄裏可還是空的。

星星在閃，風在吹，草裏的小蟲子「唧唧」地叫個不停。

隔壁有孩子聲音在唱；草裏的蟲聲像在給他打着「點兒」：

「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哭啼啼，要媳婦兒……」

有過路人的聲音插嘴問一聲：

「要媳婦幹什麼？」

孩子頑皮地反問一句：

「你說呀！幹什麼？」

聲音漸漸壓低了，從牛欄左邊，踏着腳走出來一個人影子，是一個還梳着抓髻的娃娃，

摸索到了牛欄邊不唱了，他扶着牛欄往裏看，看水槽邊，稻草堆上都是空的，他就笑了，就吐出了一口長氣。

他扶住了牛欄，四望無人，便翻身爬到欄裏來。

那孩子仰天倒在稻草堆上，躺得舒服了，口裏又唱起來：

「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哭啼啼，要媳婦兒。

要媳婦幹什麼？

點燈，說話兒。

吹燈，作伴兒。

明兒早晨起來梳小辮兒。」

他突然停住了，翻過身去，蜷曲起身體，想藏起來，因為牛欄右邊的牛郎的住家這時候有了響動，好像是有兩個人的聲音在喊：「牛郎！牛郎……」那女人聲音是充滿着愛撫而且焦急的，是牛郎的媽媽的聲音。那男人聲音，是哥哥在喊，哥哥又動了氣，很暴躁的樣子。

見沒人答應，那喊聲就越來越近了。

三個人走到牛欄門口，前面的是媽媽，然後是哥哥同嫂嫂，哥哥手裏還拿着燈籠。

哥（一路走一路說）這個懶東西！一整天了，連個影子都不見。

媽（已經走到牛欄門口，不自禁地）輕點兒，也許他在這兒睡着了。

哥 噢？這是怎麼說的？我們不就是要叫醒他！

媽 （分辨）不是怕叫醒了他。要是他已經睡着了，就明天再說罷。

哥 （一肚子沒好氣）沒那麼好事，明天？明天天沒亮，又騎着老牛出去了。

【媽身子一歪。

【哥哥連忙扶住她。

哥 您走好了。

哥 （用手撥着外面的門閂）看！原封兒沒動，還是一大早兒出去的，一直就沒回來。

媽 （焦急地）怎麼還不回來呢？進去看看再說。

【哥哥打開門，三個人走進牛欄來。

【哥哥舉起燈籠四面一照。

【那孩子躲也沒處躲，就讓燈籠照上了。

（驚叫）那不是……

（驚喜）睡着了！

哥 （有點着惱）……可是牛呢？

【那孩子仍舊面孔朝裏，動也不動。

哥 (大聲) 牛郎!

媽 (俯下身子) 牛郎，你醒醒。

【那孩子再也忍不住笑起來。

哥 誰跟你開心!

【那孩子大笑，忽然跳起來。

【燈籠的光便照見了他的臉。

哥 (燈光耀着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向後一退) 誰? 你是誰?

嫂 (走近一步) 這不是哈哈兒嗎?

媽 (出乎意料之外) 你不是趙家的哈哈兒嗎?

哈 (歪着頭，又清又脆的聲音) 是哈哈兒。

媽 這孩子! 這半夜三更的……

哈 我來玩兒……

媽 (詫異) 這半夜裏有什麼好玩兒的?

哈 不，我找牛郎玩兒……

媽 (一怔，答不上來) 牛郎……

嫂 牛郎早就睡了。

哈 (大笑) 騙我，騙我！你們不是在找他嗎？他還沒回來呢，老牛也沒回來呢。

媽 那你知道他那兒去了？

哈 (又坐在草堆上，搖頭) 不知道，我等他。

嫂 該睡了，回去吧。

哈 (任性地) 不。

媽 該回去了，你媽也在找你呢。

哈 (又笑了) 您忘了我沒媽了？我跟我大爺過日子的。

嫂 那你大爺也該找你了。

哈 您也不知道？我大爺就不疼我。

嫂 那也該睡了，是睡覺的時候了。

哈 睡不着嚟。

哥 (暴發) 怎麼那麼些麻煩！走，走，走！

哈 (一振站起來) 不走！

哥 (大聲) 不走我打你！

哈 (也攢起小拳頭) 敢！

嫂 (攔住了哥哥) 怎麼跟小孩子吵架。(對哈哈兒) 回去了，哈哈兒，該回去了。

媽 回去睡，明天再玩兒，明天叫牛郎找你玩兒。

【哥哥氣鼓鼓地，把欄門大打開。

【哈哈兒蹶着嘴走了出去。

哈 (走出門口，忽然轉過身來) 我一會兒還來。

【哈哈兒說完又笑了，笑着，跳着，跑了。

嫂 (看着他去了的地方) 這些孩子，怎麼都好半夜裏出來？

媽 這孩子怪可憐的，沒爹沒媽，沒人管教……

哥 (冷冷地) 有人管教的還不是半夜裏不回家來？媽，您看吧，連個影子也沒有。

媽 (愁起來) 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

嫂 (也有點擔心) 一整天了，別是迷了路……

哥 迷路？走了十年的路，連老牛都認識的路。

媽 (無可奈何) 唉……

哥 (對他的妻) 回頭再來找他，回頭再說。

媽 今兒就歇着了吧，明兒個天不亮就得起來呢。

哥 媽，就是這話呀，「明兒個天不亮就得起來」，地下那麼多活，我們那忙不過來，可是牛郎一出去就是一天，一出去就是一天，這算什麼呢？（氣極了）也好！就算沒他這個人，我半點兒也不指望他！

嫂 回頭說，回頭說，走罷，走罷。

媽 咳，也真氣人。

〔三人都向外走。〕

哥 媽，您不能老護着他，您得教他幹活兒，叫他務正，教他少這麼迷迷糊糊，瘋瘋顛顛的，這都是爲他好呀。（閃閃）

嫂 媽，兄弟不小了，趕明兒娶了媳婦兒，成了家，也得養家呀。

媽 （慨然）這樣兒的孩子，那家的姑娘要他啣！勸也不聽，說也不聽，有什麼法子呢？（眉毛皺起了一把）

〔三人走了。〕

嫂嫂的聲音 咳……（疲倦地）也許再大點兒就好了……人總會變的……總會變的……

媽媽的聲音 （更憂鬱了些）對了，人不能老這樣兒……

哥哥的聲音 嘩……

【原野依舊寂靜，草在跳動，風在吹。

【再過一會兒，伏在草地裏的昆蟲又都叫起來了。

【一對夜鶯飛來，停在牛欄上，又拍拍翅膀，叫着飛走了。

【遠方的太陽爬下去的山背後起了一片笛聲。

【是牧童歸來的笛聲，那聲音在夜空氣裏迴旋，蕩漾。

【草裏的蟲鳴，飛着的夜鶯，跳躍着的風聲，都同牧笛應和。

【山背後爬上了老牛，牛郎坐在老牛的背上，牧笛拿在手裏仍在吹着。

【在山頂上，老牛站住了。

郎 (停吹) 老牛，我們回來了，老牛。

【老牛沒有動。

郎 (板一板老牛的犄角) 走啊，老牛，我們該下山去了，該回家去了。

【老牛像是點了點頭，就慢慢地朝山下走。

郎 老牛，你怎麼這麼懶洋洋的……我知道了，你是走累了不是？那我不騎你了，我下來了。

【牛郎跳下地來，牽着老牛的繩韁。

郎 你怎麼一聲都不響呀？老牛不喜歡牛郎了是不是？說牛郎不該一天到晚騎在

老牛背上，叫老牛的四條老腿一歇都不歇是不是？

「他們已經走到牛欄門口。」

郎 （在開門）可是現在就到家了，老牛可以睡覺了。

「他們進了門。」

「老牛「哼哼」兩聲，累得就要往地下躺。」

郎 不行，不行，老牛，你忘了我告訴過你，睡覺之前得洗臉，得漱口。

「牛郎把老牛拉到水槽邊，硬把老牛的頭揪到水裏去。」

郎 這水是我媽給我們留的，你看看多清涼，多乾淨……

「老牛很痛苦地把頭冒出水來，搖頭，水濺得到處都是。」

郎 不行，還沒漱口呢。

「老牛又吞了一口水，無可奈何地「咕嚕咕嚕」幾下，把水吐了。」

郎 懶老牛，蠢老牛，睡去吧。

「老牛疲倦不堪，一下子倒在草堆上了。」

「牛郎自己也在水槽裏洗臉，漱口，把水噴到欄外的草地上去。」

「牛郎看見老牛在地上翻身。」

郎 對！翻個身，鬆散鬆散筋骨……（縱身坐在木柵上）可你也不能光是抱怨我

呀！要不是我一大早兒領你出去，你見得着那麼多好景緻麼？

〔老牛艱難地翻了牛郎一眼，納下頭去臥倒了。〕

〔風在緩緩地吹，蟲在叫。〕

郎 （噓了一口氣）多舒服，多清靜！你聽：風在唱着歌，蟲也在唱着歌呢。

〔風和蟲聲相應和，真像唱着歌。〕

郎 （凝神）風在唱什麼？

〔風聲。〕

郎 蟲在唱什麼？

〔蟲聲。〕

郎 風吹得一聲一聲響，

蟲叫得一聲一聲長

他們這麼唱：

你非得起得更比太陽早，

你才見得着早起的太陽，

誰見過太陽出來是什麼樣？

太陽出來紅遍了東方。

「牛郎順勢一翻，翻到牛欄外邊去了。」

郎

（站在外邊）早晨，在山上走，在樹林子裏走；樹葉子上的露水，滴在頭上，滴在脖子裏，涼絲絲兒的；滴在嘴裏，甜蜜蜜的。你不是也愛吃帶着露水的青草嗎？老牛，你不是也愛嗎？

「牛郎從外邊又走進來，順手把門門上了。」

郎

老牛，我們要是整天守在家裏不出去的話，那我們多苦啊！那待着多膩啊！你聽見小河水跟我說着悄悄話？

「走啊！跑啊！出來看！出來要！」

年青人別老戀着家！

看春天百花開江山如畫，

看夏晚星光月光照澈天涯，

秋來時滿山紅葉秋風颯颯，

嚴冬臘月白銀世界玉無瑕。」

說得是呀！我們要是整天守在家裏不出去的話，誰知道外邊兒是春天還是夏天？是秋天還是冬天？知道天黑了？天亮了？知道外邊兒下雨？刮風？出太

陽還是有月亮呢？

〔靜一會兒。〕

郎 那怎麼行！年青人……

〔老牛一動也不動。〕

郎 老牛，（急起來）你怎麼這半天一聲也不響呢？（恍然）唔，老牛老了，老牛不再年青了……（笑了）我知道你是生氣了，老牛準是生氣了，老牛生牛郎的氣了。

〔老牛把身子扭動一下。〕

郎 老牛別生氣，別生氣，（撲到老牛身上去，胳膊屯，扭作一團）牛郎跟老牛賠不是啦，賠禮啦。

〔老牛被搔得癢起來，四隻蹄子向天爬動，鼻子裏哼出聲來。〕

郎 （大笑）老牛笑了，老牛不生氣了。（站起來）老牛，我不回屋去睡，我跟你睡。我頂怕看見哥哥嫂子他們了，他們什麼也不懂，他們就知道種稻子，拔稻子，打稻子，煮稻子，還有吃稻子……

〔哈哈兒忽然影影綽綽閃出來，躲在牛郎背後。〕

哈 （嘲諷地）好像你不吃稻子，就能活得了似的。

郎 (一驚) 什麼?

【寂然。

郎 (接着說) 他們一見我就要生氣，他們跟我就合不來，他們都是傻傢伙……

哈 你聰明?

郎 (又一驚，回頭) ……

【哈哈兒閃避，牛郎看不見他。

哈 (進出幾聲訕笑) 好像你頂聰明……

郎 (驚惶) 有人說話……

【依舊靜寂。

郎 (過了半響) 沒有人，(搖頭) 什麼也沒有，(自語) 是我聽錯了?(有點

膽怯) 好，好，好，老牛，不說了，不說了，明天再說，睡了，睡了……

【牛郎也臥倒在草堆上。

【牛郎翻來覆去。

郎 (又坐起來) 睡不着，睡不着。(搖搖頭) 睡不着。

哈 好，睡不着就不睡。

【牛郎四顧想尋找那聲音的來源。

哈 (在暗處) 我陪你，我也不睡……(說是「不睡」，聲音卻是低低地，帶着催眠的調子)

郎 (納悶) 到底是誰？

【又靜下來。

【是月亮出來了，地上洒上一片白光。

郎 (擡頭) 啊呀！月亮！彎彎的，多白呀！多亮呀！(想一想) 是呀！人爲什麼要睡呢？把那麼好的……

哈 (接着牛郎的話頭) 一個一個的有月亮的，有星星的晚上給睡過去了……

【牛郎四顧，寂然。

郎 (若有所悟) 這是我自己的心在跟我自己說話呢！

【牛郎翻身把丟在地上的牧笛檢起，橫在嘴邊，吹出一串流水似的調子。

【四山響應，蟲鳥齊鳴。

郎 這才好呢，我不睡了。(推推身邊的老牛) 老牛也不睡。

【老牛不動。

郎 (央告它) 不睡，不睡，(去推它起來) 起來，起來，不起來我又要跟你鬧了，我又要罵你是懶骨頭了。

「老牛不得已，被牛郎撮弄起來。」

郎 坐着！

「牛郎把老牛得端端正正地坐在稻草堆上。」

「牛郎伏在他對面。」

郎 老牛，（準備長談）你聽我說，你聽我好好兒跟你說……

「老牛把頭歪着，莫明其妙的樣子。」

郎 對了，（搔頭）可惜，真可惜呀！你不懂，你不會說話……可是，那更好，跟我媽說，跟我哥哥說，跟我嫂子說，他們都聽不進去，他們還不是聽不懂！那還不如跟老牛說呢。人要是都不懂我的話，那我情願跟老牛說話，我情願跟鬍子，跟啞吧說話呀！

「牛郎抱住老牛的頭，在老牛臉上親了一下。」

郎 天下的人有這麼多，

可是我的話能對誰說？

我的日子過得不快活，

我不知道活着爲什麼？

哥哥逼我在田裏幹活，

嫂嫂逼我幫忙踩水車，
其實山裏有的是花和菓，
吃下去就不餓也不渴。
哥哥就罵我好吃懶做，
嫂子天生成幫着哥哥，
媽媽本來是頂疼我，
可慢慢兒也就不理我。
道家，道家不是我安身之所，
是好男兒就不受折磨，
既然是家裏日子不好過，
我牽着老牛就翻山過河。
〔牛郎回想這一天的經過。
天沒亮我就離了家，
太陽剛來躍起一天霞，
可有那胡公公來把柴打，
背着個金斧子一語不發，

叮叮咚咚就這麼幾十下，

把太陽趕上天，還嚇跑了一天霞。

那不瞞胡公公的事，到了時候太陽總是要上天的。

郎 哈

（不理會）露水！

露水滴在脖子裏好涼，

正要喝一口滋味夠多強，

三不知來了杏花村的小老板，

王小二一步一哭哭得好心傷，

他說爸爸又喝醉了打兒子，

他哭得傷心連我也心傷。

郎 哈

人生下地來第一樁事就是哭，你自個兒也一樣的。

郎 哈

我躲到小河邊，站在河堤下，

聽河水跟我講着悄悄話，

話還沒講完又有人打岔，

孫九爺鼻涕一把雙淚如麻，

站在獨木橋上要自殺，

說跟九奶奶夜裏打了架。

【牛郎越想越煩燥。

郎 哎呀！真煩死了呀！我說：「死吧！就死吧！你要是不想活着，你就死吧！」可是他又一想，又不想死了。

哈 要尋死就別想，一想就死不了。

郎 〔接下去〕又哭着回去找他媳婦兒去了。

哈 他不找他的媳婦兒？難道還找你的媳婦兒？

郎 〔喃喃地〕我還沒媳婦兒哪。

哈 就快有啦，別着急呀。

【老牛支持不住，慢慢倒下去，又睡了。

郎 這有什麼意思呢？不論你跑到那兒，滿鼻子滿眼儘碰見人……

哈 〔夾進一句〕你自己不是人嗎？

郎 都是紅着眼睛，皺着眉毛，咬着牙，撇着嘴，都是一腦門子心事。這有什麼意思呢？連笑都笑不出來的日子，有什麼過頭呢？喲！老牛，你又睡着了！（生了氣）也好，睡着了也好，省得把我的話聽了去……

【牛郎側耳聽聽，沒有聲音。

【牛郎無聊，又拿起笛子來吹……】

郎（放下笛子）我還是要說！爲什麼不說呢？

【牛郎向四面張望。】

【牛郎窺探似地，在牛欄裏走了兩個來回。】

郎（用手摀住半邊嘴，隱秘地）星星也好，月亮也好，風也好，小蟲兒也好，你們聽了我的話，可不許告訴別人，因爲……（難爲情起來）這都是我心裏想的……

【風在吹了，蟲在叫了，月亮更亮了些，星星的眼睛更閃得快了，都像在答應牛郎的請求。】

郎 我想的就是我想的。別人不信也都由他們……（偏着頭）你們猜我想什麼？你愛想什麼就想什麼。

【牛郎欠起身子，用手指向遙遠的天涯。】

郎 我想的是那遠遠的天上，

比星星更遠更遠的地方；

那裏不像我們這裏，

那是另外的一個地方。

天上的人也不像這兒的人，

他們逍遙自在不費精神，

天河的水灌溉田地，

肥沃的田地用不着耕耘。

天上有的是瓊枝玉樹，

更有那奇花異草當路，

在九天雲裏迎風舞，

又紅又美又芬芳馥郁。

【星星月亮漸漸移動，天在變。

【半天空，不知從那裏飄起了一片音樂。

【遼遠的天邊發出一陣暗暗地光亮。

【是雲？一片五色雜採的光彩，在變幻，在流瀉。

【牛郎伏在水槽邊，兩手支在地上，看呆了。

【老牛忽然翻動一下「哞」地怪叫起來。

【天上的變幻忽然靜止。

郎（急死了）老牛！（重重地在牛頂上打了一下）不許嚷！（喃喃地）不要你

睡，你偏睡，要你睡了，你又叫起來。

【天上又變起來。

郎 (快樂地驚嘆，低聲) 是天門開了！

【像葉子般的輕，跳過來一個人。

郎 (急回身) 誰？噢！是你，哈哈兒。

哈 你在這兒幹什麼？

郎 (壓低聲音) 輕一點兒！

哈 (固執地) 我問你在這兒幹什麼？

郎 (指着) 你看！

哈 (茫然) 看什麼？

郎 (狠狠地) 你看！

哈 哈哈兒也隨着看去。

【天上一道金色的光，五色的彩雲散了。

【天上豁然如裂帛響。

【草裏蟲聲頓止，牛欄外宿鳥驚飛。

【天中央漏一道縫隙，天門「真地」開了。

【那是種非霧非花的顏色，迷漫了整個的天和地，像是從九天之上垂下了金碧的穹窿。

籠罩了茫茫大野。

〔隱約裏，在穹窿的最遠最深處，天上顯出了瓊枝玉樹，花，草，樓臺。〕

〔天上的音樂，向四下裏飄。〕

哈 牛郎，我什麼也沒看見。

哈 牛郎，我什麼也沒看見。

哈 牛郎，我什麼也沒聽見。

哈 牛郎，我什麼也沒聽見。

（不耐煩地）那你是肉眼凡胎，

（譏諷地）你是個肉眼凡胎，

我跟你說不明白！

〔哈哈兒笑了，清脆的笑聲跟天上的音樂混在一起。〕

〔天上，在仙舟樓臺之間，閃耀來去，迷離恍惚的正是牛郎憧憬中的「人」。〕

〔圍繞着這上下四方，有鸞翔鳳舞，在音樂聲裏凌空飛蕩。〕

〔牛郎神馳意遠。〕

天上歌聲 那是天上的西王母，

還有那金童玉女，

逍遙自在在天上來去，

有鶴唳九皋，鸞翔鳳舞。

〔天上諸神隱現。〕

還有那風的神，雷的神，

花的神和雨的神，

電的神在天上劃一條火，

火光裏站着太白星。

〔雲端裏顯出天孫織女冉冉而過。〕

你看見滿天的花如錦，

在半天空裏五色繽紛，

飄過雲層一層又一層，

天孫織女星飛出九霄雲。

〔老牛又怪叫起來。〕

郎
（氣得跳起來）老牛！

〔後面哥哥的聲音「牛郎！牛郎！」一路喊了來。〕

〔天門裏的景色，天上的音樂，隨着哥哥的喊聲戛然而止，寂然而滅。〕

〔仍舊是黑色的天壁上的羣星閃爍。〕

郎 (氣得一下子坐在地下) 嗤!

哈 牛郎，你哥哥他們又找你來了，我走了。

郎 (沒好氣) 你早就該走！你就不該來！

哈 (已經爬上欄去) 你幹嗎這麼兇呀！我也沒招你沒惹你呀！(跳出去，站在欄外) 可是牛郎，我告訴你，剛才我可真是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走！走！走！

【哈哈兒笑着跑了。

【哥哥同媽媽嫂嫂的聲音漸近，三個人走了過來。

【哥哥手裏燈籠的光照見了牛郎。

哥 (氣鼓鼓地) 這回可回來了。

媽 牛郎，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

哥 (開門走進來) 叫你，你怎麼不答應？

【牛郎坐在地下，一動都不動。

哥 (大聲) 問你呀！

嫂 牛郎，哥哥跟你說話呢。

【牛郎仍舊不聲不響。

哥 你知道不知道現在是農忙的時候，連媽都幫着我們做活，可是你就一天到黑不回家，你難道不是這家人嗎？

【牛郎仍不理。

哥 （無奈）媽！

嫂 （上前）兄弟，（俯身下去，和緩地）你不是頂喜歡嫂子的嗎？你怎麼不說話呀？

【牛郎仍不作聲。

嫂 是不是外頭人欺侮你了？說出來，讓哥哥替你出氣去……

媽 （着急地）是嗎？牛郎？（急起來問哥哥）你看，他也許是病了，怎麼？神氣都變了！

哥 （亦發起慌來）真的？牛郎……（亦走上前）

郎 （大喊）你們躲開我！

【大家怔住。

郎 （使性子）遠着我！出去！不要在這兒！

媽 （驚懼）怎麼了！怎麼！

嫂 （茫然）兄弟中了邪？

哥 牛郎……

郎 瞎說！瞎說！我沒病，我就是不要你們在這兒！

哥 (氣起來) 到屋裏去！我有話跟你說！

郎 我不去！

哥 (上前) 我打你！

嫂 (攔住) 不，不……

媽 (張惶) 別是他真病了……

郎 (爬起來) 我什麼病都沒有。(衝口而出) 我要分家！

【大家都被這一句話驚呆了。

【沈默。

哥 (迷惑地) 分家？這是誰教你的？

媽 牛郎！你怎麼這麼說！

郎 就是要分家嚟！誰也沒教我！

嫂 兄弟，你年輕，不要受人騙了。

郎 (撒起賴來) 我要走，我要走！

媽 你真是中了邪，你到那兒去？

郎 我有我的地方去。

哥 你們別管他，分家就分家，我才不稀罕。說罷！你是要房子，還是要地，還
是要什麼，隨你的便！

嫂 要房子，要地……有什麼用呢？你也不種田。

哥 不要管！

媽 那不行，那可不行！（急得要哭了）我不能讓你們就這麼把家敗了……

哥 媽，你別管，看他怎麼說。

嫂 我說是有外人搗鬼。

哥 不要亂猜！（向牛郎）問你要什麼？

郎 （拿起笛子）我的笛子。

哥 沒人耍你的破笛子，你到底要什麼？

郎 我還要老牛。

哥 還有？

郎 沒有了。

嫂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

哥 真是中了邪！

媽 (一把抓住牛郎) 牛郎，你瘋了！

我們明兒個一大早就得起來，那兒有功夫跟你打哈哈。

嫂 (扯扯哥哥的衣裳) 也許他真病了……

哥 (猶豫，上前) 牛郎，(手放在他肩上) 你到底怎麼了？

郎 (後退) 走開！你髒死了！

哥 (站住) 你說我髒？

郎 (指他混身上下) 你看。

【哥哥怒不可遏，一把將牛郎推倒地上。

【女人們緊張。

【牛郎倒在地上不作聲。

哥 (怒) 牛郎！(指自己的赤着的腿) 這是田裏的黃泥。(指頭上同身上) 這

是打稻子的灰。你說他髒？

郎 姆。

哥 好！我不要這樣的兄弟！家，也依着你，算是分了，要房子，要地，隨你便！

【哥哥轉身走了。

郎 (喃喃地) 我也不要房子，我也不要地，我就是耍老牛……

嫂 (去攙扶起牛郎) 兄弟，哥哥不好，我去打他去，你摔疼了沒有？

郎 (不理會，只向遠處看) 我就要老牛，我就走……

嫂 你到底爲什麼？哥哥不在這兒，你說給媽跟嫂子聽。

郎 你們不懂。

媽 (對嫂嫂) 你去，讓我問他。

嫂 也好。(一笑) 真是孩子。(走了，又轉身) 媽，不早了，就同兄弟家來睡吧，牛欄裏頭涼。

媽 好，就來。

〔嫂嫂去了。〕

媽 (坐下來，倚着牛郎) 你怎麼了？

郎 (喃喃不絕) 我要走，就要老牛……

媽 (眼睛都濕了) 連媽都不要了？

郎 (清醒過來回身將媽抱住) 還要媽！

〔擁抱。〕

媽 孩子！

郎 (把手臂伸出去，把老牛也抱住) 還有老牛。

「老牛被抱得不舒服，哼哼起來。」

郎 (鬆開手) 媽，您不能跟我去，您走不了這麼遠。

媽 (迷惘地) 又說瘋話了，你到那兒去？

郎 (搖頭) 遠得很呢。路也難走得很呢。

媽 什麼地方？

郎 我不說。

媽 你不說，媽要急死了。

「牛陷於嚮往之中，不聲不響。」

媽 (疲倦地) 我真沒有這麼大精神跟你胡鬧了。進屋去睡罷。

郎 不。

媽 (引誘他) 我還給你留了幾個頂香頂酥的甜餅子呢，你頂愛吃的。

郎 我不餓，我不吃。

媽 那就去睡。

郎 我就在這兒睡。

媽 這兒？

郎 這兒又涼快，又好。

媽 那我也不走，我看着你。

郎 看着我？

媽 看着你，怕你跑了。（嘆氣）我真累死了……

郎 （把草弄弄平）媽，您就躺在這兒。

媽 （睡下去，閉上眼）牛郎，別再這麼胡思亂想了。

郎 （輕輕地答應）媽。

媽 （聲音變成了夢中的囁語）哥哥也好，嫂嫂也好，你看媽待你多好……聽話，牛郎……牛郎是我的小兒子……頂小頂乖的兒子……（睜開迷離的眼睛）牛郎，你也睡下來……（又閉上眼）

【媽媽睡着了。

郎 （跪在媽媽身旁）媽……（輕輕地）媽……

【牛郎也躺下去。

【月亮繞過了牛欄。

【星星稀少了些。

【草裏的蟲一陣陣又叫了起來。

【夜風也一陣陣吹過。

【媽媽起了鼾聲，老牛也鼻息如雷。

【牛郎又坐了起來。

【牛郎四面傾聽，隱隱又傳來天上的音樂。

郎 (低聲) 聽，什麼響？是天門又開了？

【天似乎是在放光。

郎 (俯身) 媽……

【媽沒醒。

郎 (把老牛搖醒) 老牛！

【老牛用力搖頭，擺脫牛郎的手。

郎 (壓低聲音) 老牛，媽睡着了……

【老牛又躺下去。

郎 (俯在老牛耳邊) 老牛，我再告訴你，哥哥答應分家了，也答應老牛歸我了。

【牛郎輕輕站起身來。

郎 (摸一摸頭髮) 有露水了。

【牛郎從地下抽出一些稻草，輕輕蓋在媽媽的身上。

老牛，趁着媽沒醒，天沒亮，我們走罷。

「牛郎把老牛拉起來。」

郎 輕點兒！輕點兒！

「老牛很勉強地站起來。」

郎 輕點兒！別讓人聽見！

聲音 （從暗處來）我聽見了。

「牛郎倉皇反顧，沒人。」

郎 （輕輕叫）媽，媽，牛郎走了。

「老牛忽又怪叫。」

郎 （用力把牛嘴堵住）死討厭！老牛！

「音樂聲大起來，遠方更亮了些。」

郎 （把笛子掛在牛角上，牽它向外走）我們走了。（輕輕開了牛欄的門）我們走了。

聲音 到那兒去？我也去。

「哈哈兒從角落裏跳了出來。」

郎 （一驚，定了神）又是你，哈哈兒。

哈 你到那兒去？

郎 你管不着。

哈 你得帶着我。

郎 就我一個人，誰也不帶。

哈 那我跟着你。

郎 不許你跟着我。

哈 那我看着你，看你往那兒走。

郎 我爬過了那個山頭，拐了灣兒，你就看不見我了。

哈 (輕蔑地) 看不見你？你說我看不見你？

郎 (牽着牛往外走) 老牛，(手指着) 我們往那邊兒走，再往那邊兒走，一直

走，就上了天了……

【牛郎牽着老牛上山。

哈 (伏在牛欄上看他) 你當我就上不了天？

【星月漸隱。

【東方漸明，牛欄上罩上了一層淡淡的玫瑰似的紅。

【音樂在四下裏飛揚，鳥兒也叫起來了。

【暗轉。

第二場

人物： 牛郎 老牛 胡公公 王小二 王老板 孫九奶奶 孫九老爺 媽媽

原野。

原野是人的「家」，人，飛禽，走獸，花，草，萬物都在原野上生長，大地發出來的氣息是溫暖的，香的。它永遠給人以無限的吸引力，引着人們回想到千萬年前的蒙昧的開闢，引着人們對未來寄與最鮮明的希冀，親切的，肥沃的，偉大的原野呵！

這裏有重疊的羣山，有繁茂蒼密的花草，有潺湲不絕的溪流同小獨木橋，有不盡的蒙茸的綠草鋪在無邊的大地上。

侵晨，天地間罩一層昏昏的曉霧，牛郎牽着老牛遠遠地來，就像從霧裏來。

牛郎牽着老牛站定了脚。

郎 老牛！我們走了，這回我們可真走了……

〔大地無聲，牛郎也跟着沈默起來。〕

郎 (自語) 我們走了。(沈思) 可是往那兒走呢？往那兒走呢？(望着遠處)
天離我們多遠呵！那兒才是上天的路呢？

〔東方更亮起來。〕

郎 (尋思) 先歇歇也好，(把繩索掛在牛角上) 老牛，你先坐下歇歇，我總會找到那條上天的路的。

〔老牛蹲下了，坐下了，伏身在地上。〕

郎 (驚嘆) 哎呀！太陽要出來了！

〔太陽要出來了，東方罩上了一層紅色的光。〕

〔那紅色漸漸濃起來。〕

郎 (頓足) 胡公公又來了！一年三百六十天，這老頭子一天也沒誤過點！

〔胡公公走了來，一語不發爬上了山。〕

〔胡公公僵僵着背脊，背着斧頭同繩索，銀絲一樣的長鬍子在曉風中飄蕩，像放着神異的光。〕

郎 (打招呼) 胡公公，你早。

胡 (一邊在卸下身上背的斧頭和繩索) 牛郎！你也早！

郎 (聳嘴地) 胡公公……你又要斫柴了？

胡 是呀！斫柴呀。

郎 可是，太陽要出來了……

胡 (點點頭，笑着) 是。(指着東邊) 要出來了。

【晨曦初上。

【氣象萬千，東方紅了半邊天。

胡 郎 (暈眩地) 它要慢慢兒地出來的。

胡 (點點頭) 是啊！慢慢兒地，慢慢兒地……(已經舉起了斧頭)

胡 郎 (着了急) 胡公公！你不要！不要……

胡 (斧頭舉得高高地，興奮，愉快，高聲大喊) 斫柴嘍！

【「咚」地一聲，胡公公一斧頭斫在樹上。

【那太陽像是受了驚，戰抖起來。

胡 郎 (急得要哭了) 不要斫！不准斫！不要吵呀！

(大聲狂喊) 嘔！嘔！咳嗽！咳嗽……

【胡公公不由分說，連喊帶斫，那把斧頭浴着朝陽，放出銀悵悵的千條百條的光芒。

【一棵樹倒下了，又一根枝柯落下了。

【牛郎儘管頓足，攔阻，可有什麼用呢。

【天上的紅光，稀了，淡了，散了，太陽已經上天了，天大亮起來了。

【胡公公停下來，用一支手抹抹頭上的汗。

郎 (怨憤地) 你把太陽給嚇跑了！你從來不幹一件好事的！

胡 (進前一步，「咚」地又是一斧頭) 咳嗽！

【胡公公累極了，一下子坐在山坡上，大喘氣。

郎 (嘲諷地) 這是何苦呢？何必呢？

【胡公公翻翻眼睛，依舊喘息不定。

郎 (私語) 怎麼不累死他！怎麼累不死他！

胡 (依舊那麼高興) 小兄弟，我且死不了呢。

郎 看你老成這個樣子了。

胡 別瞧我老，我可是越老越有勁！

郎 你該走了。

胡 忙什麼，讓我歇會兒。

【鳥兒在樹上「唧唧」叫起來了。

【老牛伏在地上打起鼾來。

郎 沒看見過這麼懶的，倒在那兒就睡在那兒。

胡 他要睡就讓他睡，你管他呢。

郎 (氣鼓鼓地) 我知道你們都氣我。

胡 (笑着) 誰有那麼大功夫氣你，是你瞧着人家有氣，是不是？

〔牛郎賭氣不響。〕

胡 (大笑) 是你自個兒跟自個兒找麻煩！

胡 別叨叨了，你走罷！

胡 (看看天色) 真該走了，老婆孩子們還等着我的柴生火呢。(他俯身下去收

檢砍下的柴枝)

胡 (但求其速去) 胡公公，讓牛郎來幫你忙。

胡 (笑辭) 不用，不用，不敢勞動，我決不耽誤時候，我這就走。(已經把柴

用繩索捆好) 牛郎，我問你，你這麼催着我走，爲什麼？

胡 (遲疑) 我沒有，沒有……

胡 (打個哈哈) 你那小心眼兒裏的事情，瞞不住我，說罷，爲什麼？

胡 我要清靜清靜。

胡 (把那細柴背在背上了) 清靜清靜？(拾起那把斧頭來) 好一個人胡思亂想

是不是？(大笑) 可我告訴你，你沒個清靜，(指着山下) 你清靜不了！

胡 你懂得什麼！

胡 懂得比你多。(大笑不止) 走了，走了，走囉！

【胡公公背着柴往山下走。

胡 (走着，望着山下) 又來了，是不是？我就算着你該來了，又哭了，王小二？

【王小二披頭散髮，氣急敗壞奔上山來。

小 (一把抓住胡公公的衣服) 胡公公！救命！救命……

胡 去！去！

小 (哭喊) 胡公公，救命呀！我爸爸要打死我呀！

胡 (大聲) 他那回打死過你了？真是活見鬼！

小 胡公公，胡公公……

胡 我事情還多得很呢，沒這麼大功夫管你這些閑賬。

小 我爸爸追過來了……

胡 (把他推開) 你找牛郎去。

郎 (慌張地) 我……(硬把老牛拖醒) 我有事……

胡 (溫和地) 去！他是個大閑人。

【胡公公一路大笑着下坡走了。

【牛郎已經拉起了老牛準備走開。

小 (哭喪着臉) 牛郎……

郎 (支吾着) 你別哭……王小二，我走了。

【王小二飛跑下來。

小 (哭叫) 我爸爸來了，要打死我了……

【牛郎來不及走，被王小二追上去將牛尾巴揪住。

【老牛痛得怪叫亂跳起來。

郎 (急了) 你放手！放手！

小 放了手你就跑了……(死也不放)

【老牛狂叫不已。

郎 老牛要疼死了！王小二！

【牛郎回身來扳王小二的手，王小二放鬆了牛尾巴，卻順手把牛郎的腿抱住。

小 (像有了寄托) 這會逮住你了，你跑不了。

郎 (無法脫身) 這跟我有什麼相干！你放我走！你放我走！

【老牛痛定思痛，受了委屈，一頭栽倒地上，哭泣起來。

郎 看你！王小二！老牛都氣得哭了！老牛！老牛！

【牛郎爬下去，抱住老牛的頸子，安慰它，可是老牛抽咽不已。

【王小二見自己闖了禍，也不哭了，呆立着出神。

〔遠遠地有人在喊。〕

人聲 (含糊不清) 好啊！跑了……往那兒跑……往那兒跑……

〔王小二如被猛擊，逃到牛郎身後。〕

小 (恐怖地) 我爸爸追來了！

〔杏花村的王老板醉得七顛八倒，脚步踉蹌而來。〕

板 (醉態可掬) 怕我？我有什麼可怕的？我……也沒喝醉……(擡頭看見牛郎)
你是牛郎罷？怎麼這一大早，你又跑出來了？

郎 (站起身來) 你還不是一樣？

板 我一夜沒睡呀……

郎 我也一夜沒睡呀。

板 可是你這一夜幹了些什麼？

郎 我看見……(住口不說)

板 看見什麼？

郎 我不能告訴你。(搖頭) 我沒幹什麼。

板 (自得地) 那我就不同嘍！我喝酒！喝了三天三夜。

郎 (不屑地) 這算得了什麼？

板

(自讚自嘆)咳！妙不可言哪！我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可是見着你呀，(瞪眼)就話不投機半句多了！(挺起胸脯來)我兒子呢？王小二呢？

小

(哭喪着臉)我藏在這兒呢……

板

(大笑)好，滾出來罷！

小

(畏縮地)不……不……

郎

你怕什麼呢？你爸爸衝你笑呢。

小

(經驗豐富)他一笑就是要打我了。

郎

(驚異)真的？

小

(點點頭)是這樣的。

板

不，這回改了，這回不這樣了。

小

(含着淚)我不相信。

板

試試看好了，你出來。

小

(邊疑)不，不……

板

(逼進)你不聽話！

小

(只得走出來，但是把牛郎緊緊揪住)我聽話。

板

(搶前一步。一把抓住王小二肩頭)好！

小 (殺猪似地喊起來) 哎呀！不得了吓！

【王小二拚命掙脫他爸爸的手繞過睡在地上的老牛，跑到後邊去了。

【老板踉蹌追去，一腳踏在老牛身上。

老牛 (大叫) 唔啲！

【王老板大驚，失去重心，一跛跌在老牛身上。

【老牛這回顯然生了氣，翻過身來壓住王老板。

【老牛與王老板滾作一團。

【牛郎同王小二想把他倆勸開，可是他們攪得難解難分。

小 (大叫) 爸爸！爸爸！

郎 (大叫) 老牛！老牛！

【老牛一個猛翻身，站起身來，舉起一隻腳，把王老板踏住。

【王小二奮不顧身，上前想將牛腿撥開，但是撥不動。

板 (喊) 別管我！我這麼輪着舒服！

小 (退開一丈) 爸爸！

板 (大撒酒瘋) 黃酒半斤呀！白乾一壺呀！喝呀！喝呀！全福壽呀！四季財

呀！二鴻喜呀！

【老牛略用力，王老板的聲首墜下來。

板 (氣喘) 咳喲……咳喲……

小 牛郎！你……(又上去搬老牛的腿，搬不動)

郎 老牛放開他。(撫着老牛的頭)放開他……

【老牛發了瘋脾氣，搖搖頭，不響。

板 (忽然大喊) 要死嘍！

小 (心生一計，跳過去將老牛尾巴揪住) 好！

【老牛大驚，一跳跳開了。

小 (撲到他爸爸身上大哭起來) 爸爸……我的王老板……

板 (半天才甦醒過來，「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王小二，我的兒子。

小 (扶他爸爸坐了起來) 爸爸，你怎麼也哭了？

板 (抖抖索索地站起來) 我的好兒子，我真對不住你。

小 (乘機進言) 爸爸，您往後可不喝酒了，啊。

郎 是啊，喝酒有什麼好處呢？

板 (無限感慨) 咳！說不明白。

郎 你說說看呐。

板 (搖搖頭) 這日子沒什麼過頭兒。

郎 (驚喜) 你也這麼說！(進問) 可是爲什麼呢？

板 開酒店，儘賠錢！你說還有什麼意思？

〔這答話出乎牛牛郎意料之外，一時怔住了。〕

板 雖說我那杏花村裏賓客滿堂……

郎 是呀！你們酒店裏生意不錯呀！

板 (輕描淡寫) 看着好是不是？吃酒的人多，給錢的人少。

郎 這怎麼會。

板 (頗有經驗的樣子) 你不知道，這羣酒鬼，沒一個有錢的。

郎 那你這酒店還開它做什麼？

板 我自己個兒也愛喝酒呀！

郎 就爲這個？

板 反正我想開了，把酒喝光，本錢賠光，給它個關門大吉，大家喝不成！

郎 可是王小二就倒了霉了，你喝醉了他就挨打？

板 (搖手) 你不懂，你不懂，不喝酒的人不明白喝酒之妙處，(仰天長嘯) 我是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啊！哈哈……

郎 (慌張) 王小二，你爸爸又衝你笑了。

小 (驚慌地) 爸爸…… (向後退)

板 (一步步逼向前去，笑嘻嘻地) 嘿嘿……

【王小二驚極大叫，反身逃走，卻與正走過來的人相撞。

小 (驚) 九奶奶！

【王小二一轉，躲在九奶奶身後。

【孫九奶奶打扮得花枝招展，髮邊插一朵小紅花，嬌滴滴地走過來。

【九奶奶同王老板面對面。

奶 王老板，你這是幹什麼？

板 (氣餒) 不，不幹什麼？

奶 (手指着) 不許騙我，又吃了酒，是不是？

板 沒……沒喝多少……

奶 撒酒瘋，又拿兒子出氣是不是？

板 沒的話，沒的話。

奶 (同手把王小二拖出來) 看你把這孩子嚇得這樣兒。

板 (赧然) 誰嚇他了，誰嚇他了。

奶 欺軟怕硬。(揚起脖子走開)你們這些男人，沒一個好東西！

【王小二緊跟在九奶奶身後，不敢離開。

板 (又有醉意)這是從何說起？

奶 (撇嘴)撒酒瘋，打兒子，這夠多有出息。

板 (涎着臉)你說我沒出息？可有比我更沒出息的呢。

奶 你說孫九兒是不是？他呀，他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

板 (嘻皮笑臉)九奶奶，其實你們九老爺沒什麼，就是怕老婆，按說老婆有什

麼怕頭兒，(搖頭)我可覺不出來。

奶 (走向牛郎去)你少胡說八道，少惹我，我現在可是一肚子氣。

板 (跟上去)怎麼啦？又跟九老爺吵翻啦？

奶 你那兒來那麼些費話，還不回家找老板娘去。

板 老板娘還沒起來呢，在床上輪着哭吶。

奶 爲什麼？

板 (志得意滿)我是打遍全家無敵手哇，夜裏打老婆，白天打兒子。

奶 這叫窩兒裏狠。不要臉！

板 (冷不妨，一下子把王小二捉住)看你還往那兒跑！

小 (大叫) 救命啲! 救命啲!

奶 (想去救他) 王老板!

板 (已經拖着兒子逃開老遠) 別管我, 別管我, 兒子是我的。

郎 (也趕上去) 王小二……

奶 (把牛郎拉住) 就別管他!

小 (哭喊) 牛郎! 九奶奶!

板 (狠狠地) 走! (又回過頭來) 回見, 回見, 我這是陰天打孩子, 閒着也是

閒着。

〔王老板揪着王小二一路哭鬧而去。〕

郎 九奶奶, 王小二又得挨一頓好打。

奶 只怪他運氣不好, 打那兒弄來這麼個酒鬼爸爸。

郎 王小二多可憐呀。

奶 咳! 不提罷, 常言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郎 (搖搖頭) 你說的什麼? 我不明白。

奶 (笑起來) 等你娶了媳婦就明白了。

郎 (大惑不解) 爲什麼呢?

奶 郎 (順手扶住了一顆樹) 我也不知道。(忽然一縮脖子) 哎喲！怎麼了？

奶 我脖子上滴了一滴露水，你也試試，(把樹一搖)

〔露水紛紛落下。〕

奶 郎 (愉快地) 冰涼的。

奶 (撈住一片大葉子) 露水是甜的，牛郎，是不是？

奶 郎 是，頂好吃了。

奶 (把嘴湊上去喝一口) 真好，牛郎，你也來。

奶 郎 (也喝一口露水) 這是天上的茶！

奶 我想也是。

奶 郎 我還要找一條天上的路。

奶 你想得真好，你找着沒有？

奶 郎 還沒有呢！

奶 問問老牛去，老牛許知道，他歲數大，懂得多。

〔老牛一直臥着沒動。〕

奶 郎 老牛還在生氣呢。

奶 誰氣他了？

郎 王小二揪了他的尾巴，王老板又跟他打架。

奶 老牛，不跟他們一般見識，起來吃草去。

郎 （把老牛牽起來）對了。吃飽了好帶我上天。

奶 我也要去的。

郎 （訝然）你也要去？

奶 【老牛自去吃草。

郎 （輕輕地）要去。（歎黃地）你看這早晨多麼好呀！

奶 你也喜歡？

郎 （把牛郎抓住）跟我來，你聽，小河裏的水在說話呢。

奶 （傾聽）是在說話。

郎 讓他告訴我們那條上天的路。

奶 【他們兩個走過去。

郎 【在小河邊上，九奶奶跪着，牛郎伏在地下，頭伸到水面上去。

奶 【河水在潺潺地響。

郎 他說了什麼？

郎 你也聽。

「九奶奶也埋下頭去。」

「沈寂。」

「小樹叢裏，有人走了來。」

「是孫九老爺，冠履不整，面有重憂，走得像影子那模樣輕，一聲不響，站在牛郎的身背後。」

奶 你聽見了沒有？

郎 輕點！

「兩人又側耳靜聽。」

郎 聽見了，聽見了。

奶 說什麼？

郎 聽不清楚啊。

奶 (忽有所聞) 別響。

郎 (面有喜色) 說了，說了，說往東走……往西走……

「九奶奶覺得近處有人，側眼看見孫九老爺，便直起腰來。」

郎 又沒有了，又不說了，九奶奶……

【牛郎忽覺九奶奶神色不對，一怔，回頭發現九爺。
【大家都不響。

【九奶奶剛才的愉快完全失去，突然湧起滿臉怒氣。

【九奶奶慢慢站了起來，瞪着孫九不說話。

（嘴巴動了動，然而有音無字）……

（連珠彈一般）你說了再也不理我的！你說了不再跟着我的！你說了永遠不跟我說一句話了的！

（低下頭，揉揉眼睛）我……

你說話算話不算話？

（欲言又止）……

【牛郎溜開，去同老牛站在一起。

（轉身就走）討厭！我走了！

【孫九橫身將九奶奶攔住。

（頓足）你要幹什麼？（向前）讓我走！

（又攔她）我只要說一句話……

我不聽！

爺 (眼睛找到了牛郎，求助地) 牛郎，你看她，她……
奶 討厭死了，你！

爺 (淚流滿面) 我討厭……

奶 哭！哭！你還有別的本事沒有？我看着你就生氣！

爺 (抽咽着) 你不要這個樣子，我活不長的。

奶 你活不長？天下人就你頂長壽，你活到八百歲也死不了！

〔又是半天沈寂。〕

奶 我沒那麼大功夫陪你，牛郎，我們上山玩兒去。

奶 不，九奶奶，你就聽九爺說一句話。

奶 他沒話，他老是要說那一句，說了兩年了。也沒說出來。

爺 一句，就是這一句……

奶 (站定了) 好，你說，我聽着。

〔孫九爺盡力在想這句話怎麼說，又過了半響。〕

爺 (輕輕地) 老牛，他要說什麼呀？這句話好難說呀。

爺 (走近牛郎身邊，低聲) 請你走開點兒。

奶 (走遠了些) 好。我跟老牛玩兒，我不聽你的話。

【孫九點點頭，仍走過去。

【九奶奶奈住性子等着，

爺（構思良久）……你不要這個樣子，我活不長的……

奶（暴跳）見你媽的鬼喲！

【九奶奶抽身便走。

【孫九不敢攔她。

奶（走過牛郎的身邊，站住了）牛郎，你好好兒打聽那一條路，我跟你一塊兒走。

【九奶奶說完就走了。

爺（急了）牛郎，你們到那兒去？

郎那兒也不去，她說着好玩兒的。

爺（怨氣冲天）唉！

郎九老爺，你別這樣。

爺（淚隨聲下）你看她，你看她，你看見的，她對我多兇，她對我不如路人。就是對不認識的人也不能這樣兒呀。唉！

郎（祇得幫他嘆氣）唉！

爺 她對誰都是有說有笑的，就是對我這個樣子。

郎 真怪啊。

爺 (指着自己的頭)你看，昨天，一棍子，腦袋上一個大包。(從懷裏掏出一個紙包來，把那層一層包着的紙打開)今天早晨，我一句話還沒說完呢，翻了！一下子！拔下我這麼些個頭髮來。

郎 怎麼你還留着？

爺 (痛心疾首)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豈有不留之理？她扔了一地，這是我一根兒檢起來的。你看她，就這麼待我。哼！也好，從現在起，再也不理她了，再也不跟着她了，永遠也不再跟她說一句話了。

郎 不，還是去找她能。

爺 (斬金截鐵)不去，大丈夫一言既出，說不去就不去！

郎 老牛，我們走罷。

爺 (椎心)活着有什麼意思呢？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孫九號啣大哭起來。

【牛郎牽着老牛，看盾他。

【孫九慢慢走着，哭着，走上了那座獨木橋。

郎 怎麼？你又變尋死了？

爺 (站在橋上，淺涕地) 活着沒意思嚙，不死，等着再挨揍啊？對了，牛郎，我還是這個主意：死給她看看，叫她後悔一輩子。

郎 (同意) 也好。

爺 (作勢欲跳) 好！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如今是一了百了！

「孫九並沒跳下去，又站住了。」

爺 (尋思) 可是我不懂，爲什麼她說我不會死呢？她說我頂長壽，她說我活到八百歲也死不了的？……可是爲什麼？爲什麼她不打別人，專打我！不罵別人，專罵我！不討厭別人，專討厭我？

郎 就是爲了你不是「別人」呀！你是孫九老爺呀！

爺 (恍然) 這句話有點兒道理。

郎 別人跟她非親非故哇，比方我能，我想挨她打兩下兒，挨她罵兩下兒，還挨不着呢。

爺 (感激地) 這句話把我點醒了。

郎 那麼快回去吧，不要死了，回去找她罷。

爺 (無法下臺) 我再想想。

郎 想什麼，快走罷。

爺 (於是乎)也好，我找着她，就跟她說一句話，就這一句，聽就聽，不聽的話，我反正有我的辦法。

【孫九抹着眼淚向九奶奶走的路走去了。

郎 (望他去遠)老牛，你說，煩不煩？

【老牛搖搖頭，自去吃草。

郎 心裏煩啊！

沒有意思啊！

我不願意

待在這裏啊！

【流水鳴濺聲。

郎 我要笑啊！

我要找一個地方，

痛痛快快地

大笑一場啊！

【風過樹梢樹葉響。

郎

我要找到

那條上天的路，

誰告訴我

那條路走那裏去？

〔鳥聲，風聲，流水聲，紛然並作〕

郎

（跳上一塊大石頭）

飛着的鳥，

叫着的鳥，

告訴我，告訴我，

那條上天的路。

〔鳥聲頓止。〕

郎

（攀住一棵樹，側耳）

吹着的風，

樹葉子上的風，

告訴我，告訴我，

那條上天的路。

【風聲頓止。

郎

(跑到小河邊)

只有你，流着的水，

求求你，求求你，

告訴我，告訴我，

那條上天的路罷……

【水聲亦止。

郎

(站起來)

你們好，都不說，

都不告訴我……

我走，我自己走，

誰也攔不住我，

一個蒼老的聲音 不走，不要走，你走不了。

郎 (受驚)

誰？這是誰說話？

那聲音 還是家裏好，還是回家去罷。

郎 誰啊？到底是誰啊？

那聲音 你找不着那條路的。

郎 （到處亂跑）

是風？

不是風啊！

是水？

也不是水啊！

是石頭？

石頭是啞吧，

他不會說話……

那聲音 不要瞎猜，是老牛跟你說話呢。

郎 （驚喜）老牛，（將老牛拖住）是老牛說了話了？

老牛 哼，說了話啦。

郎 你是牛啊，你怎麼會說話的呢？

老牛 我從開幕起驚到現在，我驚不住了！

郎 那你就說出來罷，告訴我那條上天的路。

老牛 我不知道。

郎 九奶奶說你歲數大，懂得多，你知道。

老牛 我知道我也不告訴你。

郎 爲什麼？

老牛 告訴了你，你打算怎麼樣？

郎 那我就去了，就走了。

老牛 那末我呢？老牛呢？

郎 那當然是一塊兒走呀。

老牛 對不起，我不能奉陪。

郎 天上好呀！

老牛 你去過？

郎 沒有。

老牛 那你怎麼知道好？

郎 當然是天上好。

老牛 爲什麼當然？

「一句話把牛郎問住了。」

老牛 我沒那麼想過，我註定了在地下過一輩子的，我沒有上天的命，
郎 去走走，去看看嘛。

老牛 不去。

郎 (懇求) 去！

老牛 (概裏概氣) 說不去，就不去！

郎 那我一個人去。

老牛 (動以感情) 好，連老牛也不要了？

郎 是你不跟着我呀。

老牛 你就這麼狠心。

【牛郎拭淚，哭了。

【喜鵲從樹上飛下來，停在牛郎肩上。

郎 (一驚) 一隻喜鵲，(伸手要捉)

【喜鵲一跳，跳到老牛頭上去了。

【喜鵲站在老牛頭上，「喳喳喳喳」對着牛郎叫了幾聲。

【喜鵲鼓鼓翅膀，飛走了。

郎 (目送那喜鵲遠去) 我要是像喜鵲一樣會飛就好了。

老牛 (嘆一口長氣) 好，我告訴你那條路罷。

郎 (大喜) 真的。

老牛 可是我還是勸你不走。

郎 我拿定主意了。

老牛 你聽我說：

我們這兒好，

郎 不，天上好。

老牛 我們這兒有花，

我們這兒有草。

郎 天上的草也香，

天上的花更好。

老牛 天上沒有哥哥跟嫂嫂，

郎 我就是討厭哥哥跟嫂嫂。

老牛 天上沒有媽媽。

郎 就是上了天，

我也會想着她。

老牛 天上沒有我老牛，

郎 那不能怨我，

你不跟我走。

老牛 我們的小媳婦兒，

又美，又招人疼。

郎 去罷，去罷，

一天到晚磨死人。

老牛 天上呢？

郎 天上的小媳婦兒，

又美又聽話，

天上的小媳婦

從來不跟男人打架。

老牛 好，我留不住你了，可是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郎 我去就不回來了。

老牛 你一定會回來的。來，（低頭）把我這兩個犄角拿走。

郎 拿走幹嗎？

老牛 它會領你走那條回家的路的。

郎 我不要。

老牛 你就不想回家看看媽媽，看看我？

郎 好。(拔角)你疼不疼？

老牛 毫無感覺。

〔牛郎把老牛的兩個角拔下來，用一根繩子連起，背在肩

郎 老牛，你沒有犄角，不像老牛，像個小牛了。

老牛 返老還童，倒不錯啊。(大笑)

郎 告訴我那條路呀！

老牛 你聽着，我可說啦。

郎 (精神倍長)我聽着呢。

老牛 喜鵲往那兒飛，

你就往那兒追。

郎 喜鵲不是已經飛了？

老牛 他馬上就飛回。

郎 老牛，還是跟我走罷。

老牛 我說過我走不成，

我的身子沈，

我駕不起雲。

郎 牛郎要一個伴兒。

老牛 你的伴兒在天宮裏，

天宮裏有個織女，

織女在天上等着你。

郎 誰？誰等着我？天上的織女是誰？

誰是天上的織女？

老牛 （搖頭）……

郎 說呀！說呀！告訴我！……

老牛 你別着急，

郎 沒有，沒有。

老牛 我不能告訴你。

郎 告訴我，告訴我……

老牛 我不能洩漏天機。

郎 說說看，說說看……

老牛 快走！快走！你看喜鵲飛起來了！

【喜鵲在天上盤旋。

郎 （忽然捨不得）老牛，老牛。

老牛 快走！

郎 哈哈兒跟九奶奶要跟我走的。

老牛 他們，你別管他們！

郎 我捨不得我媽。

老牛 那正好，你媽追來了。

【遠遠果然有媽媽的聲音在叫：「牛郎！」「牛郎！」

郎 （欲淚）媽……媽

老牛 要走就快走，跟着喜鵲走，不許回頭。

【喜鵲順着山上的小路飛去。

【牛郎跟着跑。

老牛 （大叫）牛郎，明年七月七，我還在這兒等你！

【媽媽喘着氣跑過來。

媽

牛郎！牛郎！（淒涼地）我的小兒子真走了。

【牛郎跟着喜鵲，越走越高，越遠。

【老牛跳到媽媽身邊來，向媽媽身上偎倚。

【幕下。

第二幕

第一場

人物： 織女 王母娘娘 金童 玉女

織女住在天上，一個人人都嚮往着的天上。

天上有什麼呢？天上是什麼樣子呢？

那是一片難於描畫的境界，那不是人間。

正像我們常常仰首向天，看見的藍的，乳白色的，明亮的也昏昧的，遙遠的，千萬里無盡的綿遠。

那像大海，又不像大海；像萬頃湖波，又不像湖波；像無垠的平沙，又不像沙漠；像極北的雪山重疊，可又不像雪；是一層百層，千萬層的雲堆；比大海更深邃，比湖波更激盪，比沙漠更遼廓，比雪山更光潔的一片空靈。

自從有了天地那個時候起，天帝的女兒，織女，便年年不息地織杼着天上的雲錦。雲錦製成了仙人們穿着的天衣，也從天門口散出去，鋪滿在天空裏，隔開了天和地，成爲天地之間的一重屏障。雲錦是空濛的，透明的，每一天，每一個時辰，被天上的日月星辰，把它煊

染出五彩的顏色，讓下界的人們從而知道什麼是清晨，什麼是當午，什麼是黃昏，什麼是夜晚。雲錦是輕的，薄的，薄得你觸摸不到它，感覺不到它；但是它也是深的，厚的，厚得你永遠不能透過它，穿過它，穿過它窺探一絲絲天上的神祕。

瓊花玉樹，在天風裏優仰；天籟也在雲中流過，那是些若斷若續的聲音，終古不停地響着的。

織女就在這兒，在這無盡的雲海裏，織女坐在她那架紡車前織着天上的雲；一團團的雲錦，從紡車上脫手飛走，一層消散了一層又填上去，千秋萬古，永遠是這麼白茫茫，霧騰騰的渾然一片。

織女從雲堆裏現出身體，輕盈，比雲還要輕；穿的衣服也像紫般的柔軟，一個漠然的安靜的面孔卻帶着淡淡的憂鬱。

織女半睜着微微皺起的雙眉下的眼睛，昏惑的，也是有所希冀地向遠方凝望，然而沒有回響，什麼也沒有，除去那終古不停的天上的聲音和太空裏無盡的白雲滾滾。

是天仙也免不了憂愁啊！織女失望地低下頭去，低低地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女 誰知道九霄雲有多麼高？

誰知道九霄雲外多孤寂？

縱目千頃只看到白雲飛，

拔海九萬里不復辨東西。

見白雲常在天空裏翻騰，

五彩雲靜悄悄地不作聲；

是我織出這天上的雲錦，

讓雲錦埋藏了我的幽情。

女

誰知道呢？天有多麼寬？雲有多麼深？我的手織成了天上的雲，這雲就遮斷了我的眼睛。我就再也不記得天上的歲月，我只看見天河的水枯了，乾了，又漲了。我只看見天上的瓊花，開了，又謝了。

【雲在翻滾。

女

我就一年年地站在這雲海裏想，望，想望着那個只能想不能去的地方，那是一個什麼地方？

【雲海裏起了一陣輕微的聲音和騷動。

女

有一回天上的金童下了凡，

他說那山外有海，海外有山；

翻山呀，過海呀，飛過了千千萬，

千萬里外還有個人間。

啊！可不就是那個地方！

〔雲忽然變成了花花綠綠的顏色。

女 那是個老遠老遠的地方，

地方真寬廣，路也真叫長；

風清，月明，草又綠，花又香，

山上有麒麟，樹上落鳳凰。

我真想啊！就想着那個地方啊！

〔顏色消逝了。

女 可是我就永遠織着這天上的雲，一年，一千年，一萬年，一停也不停啊！一

停也不停。沒有人陪着我，誰也不陪着我……

〔從雲層裏跳出來一顆顆亮晶晶的星斗。

女 不。有陪着我的，就是這滿天星。儘管有滿天星，可又有什麼用啊！我要的

是愛，我要的是溫存，我只要一顆心陪着我的心啊！

〔織女面對着那些星羣。

女 你們都不懂我，我的話也不跟你們說……

我要的是愛，要的是溫存，

只要一顆心陪着我的心。

向雲問我輕輕的招手，

叫一聲白雲，一聲五彩雲，

白雲啊，五彩雲飛到人間，

飛到人間爲我傳一句話……

說九霄雲中有一個織女，

織女在九霄雲中等着他。

……（失望地）可是他是誰呀？誰呀？

【星星都被雲遮沒了。

【遠遠有喜鵲叫的聲音「喳喳」地響。

女（傾聽）是什麼來了？

【喜鵲冲破雲層，飛來。

【織女伸出一隻手，喜鵲停在她手掌上。

女 喜鵲，你從什麼地方來？你要跟我說什麼？

【喜鵲撲着翅膀「喳喳」叫了三聲，飛入雲層去了。

女（目送喜鵲遠去）

誰知道喜鵲從那裏來？

喜鵲又飛到那裏去？

我若是能像喜鵲這麼飛，

我就一定飛去不飛回。

〔織女陷入沈思。〕

女

喜鵲爲什麼衝着我叫呢？喜鵲到底要跟我說什麼？

〔白雲深處有樂聲隱隱，聲音漸漸高起來。〕

〔織女下拜。〕

〔雲分處，王母娘娘（媽媽飾）自天而降。〕

〔王母娘娘穿着雲錦天衣，身背後金光萬道，臉上是喜氣洋洋的。〕

娘

離開了瑤池境，

經過了翠水濱；

在九霄雲外御空行，

來看我的織女天孫。

娘娘！

娘

（把織女扶起）

把頭擡起來，讓我看你。

〔織女順從地擡起頭來。〕

娘 讓我看我的織女有多美，

(端詳)

流水比不上你的光輝，

鮮花也比不上你明媚。

女 娘娘！

娘 可是你的心爲什麼跳？

女 娘娘，心沒有跳。

娘 你的臉也在發燒。

女 (羞澀) 娘娘，臉也沒有燒。

娘 想什麼？你得告訴我。

女 娘娘，我不敢想什麼。

娘 這裏沒有別人知道。

女 (四顧低聲) 那我要問娘娘……

娘 織女兒，你儘管問。

女 我想着那個地方。

娘 什麼地方？

女 就是「人」的地方。

娘 （笑了）好啊！我的織女兒也思凡了啊！不錯！下界是有一個「人」的地方。

女 那地方好？

娘 那地方是好，是你想去？

女 想。

娘 不能去的。

女 爲什麼？

娘 人間像一片荒涼山谷，

有荆棘遍野豺狼猛虎，

（驚）啊！

娘 人間像一片莽莽江湖，

你會在風浪之中迷路。

女 可是我想着那個地方該是多美啊！

娘 人間是美，真正美，

香風縹緲，五彩繽紛。

可是它會扎傷了你的手啊！

人間好比一朵有刺的玫瑰。

女 娘娘，你會答應我看看，讓我揭開這擋住我眼睛的雲，遠遠的看看下界是什麼樣子。

娘 (搖頭)

自從頂早頂早的時候起，

就分得清楚天是天地是地，

這雲層是天地之間的屏蔽，

任憑是誰也不許揭開這秘密。

〔織女失望地垂下頭去。〕

娘 其實天上只是一片空靈，

借着這雲掩藏天上的事情；

讓地下的人擡頭張望，

望花了他們的眼睛；

天有多高多遠多麼深，

一望白茫茫，再望霧騰騰。

女（固執地）可是我只是想看一看，只是看一看。

娘（微笑）我的織女兒，你可不知道你自己個兒長得有多美，你還沒有看清楚人家，人家早把你看去了。

女可是我……可是我……

娘說罷！只要你能說出來一個理由，我就能把你想要的東西給你。

女（含羞）我……我……

娘說呀！說呀！誰都有一顆心，誰的心裏都藏着他的心事；把心事說出來，這沒什麼害羞的。

女（大着膽）就是我的心……

娘心怎麼？

女爲了我的心孤獨，寂寞……

娘（拉住織女的手）這就是我要你說的話呀！這就比什麼都有理呀！現在你就再說罷，你要什麼呢？

女我要一顆心，一顆「人」的心。

娘我早就給你預備好了。另外我還給你預備了一樣東西呢。

女 是什麼東西？

娘 一個永遠的春天。

女 春天？

娘 你喜歡春天不？

女 喜歡。

娘 你愛不愛春天的顏色？

女 我愛。

娘 我要領你去一個地方，叫你看見春天的顏色。那就是遍地的草的顏色，是滿山的樹葉子的顏色，是湖裏的水的顏色，是你心上想着的，那個「人」眼睛裏看見的顏色。

女 那是什麼顏色呢？

娘 就是綠的顏色啊！（手拈起織女腰上繫的綠飄帶）就是你這根春天的飄帶，會把你的心跟牛郎的心拴在一起的。

女 牛郎，（驚喜）誰是牛郎？

娘 牛郎是一個永遠也不會滿足的孩子。

女 牛郎是什麼樣兒的？

娘 你別忙啊！別着急啊！一會兒你就看見他了。

女 （急起來）到什麼地方？

娘 慢一點。（頭轉向左邊喊）我的金童兒呢？

【左邊雲裏有人答應：「呢！」】

娘 （頭轉向右邊喊）我的玉女兒呢？

【右邊雲裏有人答應：「在這兒哪！」】

娘 金童兒啊！玉女兒啊！你們都來啊！

【金童（哈哈兒飾）從左邊跑出來。

【玉女（九奶奶飾）從右邊跑出來。

（一同）娘娘。

玉 你們去吧！先去吧！

金 到那兒去呢？娘娘？

娘 又忘了，我剛才怎麼告訴你們的？

玉 娘娘我沒忘。

金 我想起來了，是天的邊兒。

玉 不是，是地的沿兒。

娘 都對，都對，時候到了，快去罷！

〔金童玉女一人拉住織女一隻手。

我們先去了，你跟着就來啊。

〔茫然〕可是到那兒來？

〔笑罵〕去！去！

〔金童玉女挽着手跑了。

〔喊〕喜鵲！喜鵲！

〔喜鵲出現，在雲裏盤旋。

娘 織女兒，你跟着喜鵲走，喜鵲會帶你找着那個孩子，那個想着你，愛着你的

牛郎的地方。

〔喜鵲「喳喳」叫着，飛去了。

〔織女回頭望着王母娘娘，可是脚不由得移動了，慢慢地跟着喜鵲去了。

娘 〔顯出一個溫柔慈愛的微笑〕

有誰懂得這道理？

這事情可透着神奇；

織女在天上念着牛郎，

牛郎在人間也想織女。

年青人在春天追求尋覓，

花和草也滋長在春時；

魂銷千萬里兩地相思，

有誰懂得這道理？

〔仙樂洋洋盈耳，白雲四合。〕

〔王母娘娘隱人雲中不見。〕

〔暗轉。〕

第 二 場

人物：牛郎 風神 雷神 電神 雨神 花神 玉女 金童 織女 王母娘娘

太白金星

那喜鵲把牛郎帶到了原野的盡頭，帶到這麼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草萊未啓，夙罕人迹，是一片綠茫茫不見邊際的盈盈湖澤；荷花孤蒲，叢生水

面；蘘葭高過了人頭，在兩岸簌簌而響，像是大地私語。

水中央挺起一片綠洲，四面荷花圍繞，有如寶座。

清風徐來，幽香在水；雲影波光，湖上氤氳如霧。

這原野盡頭，湖澤所在，便是人間天上的交界；喜鵲飛了來，在水面繞了三匝，「喳喳」叫了幾聲，便向高處飛去了。

牛郎跟着喜鵲轉了三個圈子，擡頭看喜鵲飛走，便發起愣來。

郎（看見週圍景色，便不免心中歡喜）好呀！好呀！這一路走得像駕雲一樣，怪不得老牛不肯來了，他那兒走得動這麼多路呀！（又擡頭看）可是喜鵲到那兒去了？飛得那麼高，看也看不見了。（觀望景色）這才真是好地方，怪啊！我怎麼從來也沒有到過呢？（沈思）可怎麼辦呢？我再往那兒走呢？這喜鵲也是缺德，怎麼把我撂在半道兒上就溜之大吉不管我了？（又想一想）嗚！明白了，明白了，說不定是到了，這兒就是天上了？管他呢？累了，歇會兒再說。

【牛郎找到一塊平地，坐了下來。

郎（坐定了，觀看四方）啊！這兒是一個湖啊！兩岸是蘆葦，水裏有荷花。好香啊！

【風神（哥哥飾），手裏搖着兩面風的扇子，繞到牛郎背後，輕輕朝着他擱了幾下，牛

郎的頭髮被風吹得飄起來，兩岸的蘆葦也都擺起頭來了。

郎 這一路我走得匆匆，

這陣風卻吹得從容。

〔風神繼續向牛郎身上搨風，牛郎慢慢倒下身來。〕

郎 我有些疲倦，我不想動，

〔風神一邊搨着扇子，一邊去了。〕

郎 不由得就瞌睡朦朧。

〔牛郎臥倒，閉上眼睛。〕

〔天漸昏暗，天上閃電，雷聲隱隱而來，電神（王小二飾）全身閃光，手裏拿一面鏡子，背上揸一面大鼓。雷神（王老板飾）跟在後面，手持鼓槌連擊。二人跳踉而過，於是雷電交加，直往遠處去了。〕

郎 （醒來）是什麼閃閃地亮？

是什麼在轟轟地響？

是閃電你慢慢地亮，

是雷聲你輕輕地響……

〔牛郎又臥倒。〕

郎

〔雨神（孫九飾）手裏提一把噴水壺，悄悄踱到牛郎身邊，另一隻手揉着眼睛，像在哭泣，噴壺裏的水就洒在牛郎的身上。〕

（微微睜開眼）怎麼，濕的？下雨了？

〔牛郎把身子移一移，移到一叢蘆葦底下，又睡了。〕

〔雨神把水壺裏的水洒遍地上同草上，去了。〕

〔天漸明亮。〕

〔花神（嫂嫂飾）跳着輕悄的步子舞到牛郎近處，把一朵朵五色的鮮花洒在地上。牛郎蠕動了一下，花神俯下身去，用手替他理順了頭髮同衣服，又把花洒在牛郎身上，跳躍着去了。〕

郎

睡夢裏有軟軟的風和雨，

又聞得一陣陣撲鼻的香；

電雷風雨繞在我心兒上，

睜開眼見鮮花圍在身旁。

〔牛郎拈起一朵花，放在鼻孔嗅着。〕

郎

像杏花村的王老板似的，我也要醉了。（略欠起身子，歪着頭想）老牛告訴
我，說天上的織女在等着我，可是織女在那兒呢？

郎 「背後蘆葦叢裏，忽然傳出一聲笑：「嘻嘻」。

「有人！」

「又靜下來。」

郎 我剛才明明聽見有人在笑……

「腳那邊的蘆葦叢裏也傳出一聲笑。」

郎 （大聲）是誰？走出來！

「牛郎話猶未了，背後的蘆葦叢裏伸出一雙手來，矇住了他的眼睛。」

郎 （急喊）別鬧！別鬧！

「但是那雙手把他矇得死緊，牛郎便伸手到背後摸到了躲在蘆葦裏的人。」

郎 （驚訝）是個女的！放開我！放開我！我跟女人玩不慣。

「那女孩探出身來，是玉女，嘴裏啣一枝剛開放的荷花，兩支手仍矇住他的眼睛不放。」

郎 （不敢動彈）放開！放……

「腳那邊的蘆葦叢裏又伸出一雙手把牛郎的腳也揪住了。」

郎 （出乎不意）哎喲！

「那人也走出來，是金童，手裏拿一枝荷葉，向玉女擠眉弄眼，示意不要放手，玉女也

點頭答應。」

郎 (發了急) 我說了不跟女孩子玩的! (轉成恐怖) 放開手呀! 我害怕呀! (思索起來) 是不是織女來了? 天上的織女?

金 這傢伙好不害臊! 心裏想着織女, 可是嘴裏還說不跟女人玩。

郎 不管是織女也好, 不是織女也好, 放開手罷, 求求你放開手罷。

玉 (把荷花拿在手裏) 說得怪可憐的, (立起來) 好! 就放開你。

【金童也放開牛郎, 立起來。

【牛郎一見金童, 怔住了。

郎 (對金童) 喲! 是你! 你倒先來了?

金 你說什麼? 我不認識你。

郎 你不是哈哈兒?

金 誰跟你打哈哈!

【牛郎一回頭看見玉女。

郎 (更驚奇) 喲! 你怎麼也先來了?

玉 (退後一步) 別那麼親熱!

郎 你不是九奶奶?

玉 誰是你奶奶! 別瞎攀親戚, 我不認識你?

郎 (對金童) 那你是誰?

金 我是王母娘娘座下的金童。

郎 (對玉女) 那你呢?

玉 我是王母娘娘座下的玉女。

郎 (暈眩地) 怪! 怪! 這兒又是什麼地方?

玉 這兒是地的邊兒, 天的沿兒。

金 也有個名字叫「天涯地角」。

郎 這麼說……一過了這段兒, 就能上天了?

金 你要上天?

郎 (點頭) 要。

金 去幹什麼?

郎 去……去找天上的織女。

玉 誰告訴你天上有織女?

郎 老牛告訴我的。

玉 那麼老牛呢?

郎 老牛沒來。

金 爲什麼？

郎 他老了，身子沈，走不動，上不來。

金 可你找織女幹嗎？

郎 ……找她作伴兒。

金 你是誰？

郎 我？我是牛郎。

玉 (叫了出來) 喲！他就是牛郎呀！見面不如聞名，原來是這麼個小傻子！(笑起來)

郎 他們說傻人才有福氣吶。

金 不錯，你是有點兒福氣，王母娘娘說，要拿天上的織女給你作媳婦兒呢。

郎 可是織女呢？

金 (指着) 織女已經在半路了，馬上就來了。

郎 (大喜過望) 真的！

玉 你看他樂的那個樣兒。

郎 (搖搖恍恍地) 我有點兒發暈，你扶着點兒我。

玉 (推開他) 去喲！別不害臊了。

〔金童把牛郎攙到一邊。〕

金 牛郎，你過來，我告訴你。

郎 告訴我什麼？

金 就憑你這傻樣子，織女就是來到你眼前，你還是摸不着她。

郎 爲什麼？

金 織女就是心裏想跟着你了，可是表面上還是得怕你，躲着你的。

郎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什麼道理呢？

金 這沒什麼道理，這是規矩。（向玉女）你們都是這樣兒的，是罷？

玉 你胡說八道，我就不這樣兒。

金 那是沒人要你！

玉 （一撇嘴）沒有人要我？那兩師父還天天爲我哭呢。

郎 （着急）你們別說這些。

金 好，玉女兒，你告訴他，萬一織女躲着他，不跟他，他怎麼辦。

玉 那容易。你逮過會跑的兔子沒有？你逮過會飛的鳥兒沒有？

郎 逮過。

玉 你逮兔子得揪着它的耳朵，逮鳥兒得抓住它的翅膀。

郎 我可沒逮過織女呀。

玉 那是一樣，你只要也抓住她身上一樣東西。

郎 什麼東西呢？

玉 織女的腰上繫着一根飄帶。

郎 什麼樣兒的飄帶？

玉 綠的飄帶。

郎 爲什麼是綠的呢？

玉 因爲那是春天的顏色，是遍地的草的顏色，是滿山的樹葉子的顏色，是湖裏的水的顏色，是牛郎眼睛裏看見的，織女心上想着的顏色。

郎 綠的飄帶。

玉 對了，就是織女腰上繫的綠的飄帶，你只要抓住了這根綠的飄帶，織女就是你的了。

金 好哇！我們天上的這點兒機密全教你給洩漏了，我給你告訴娘娘去。
玉 不怕！我這是成全人家的好事。

〔喜鵲突然自天而降，掠過牛郎的臉頰又飛去了。〕

郎 (搗着臉) 喜鵲在我臉上碰了一下。

玉 恭喜，恭喜，那是喜鵲告訴你，說織女來了。

郎 (慌張起來) 來了？來了？怎麼辦呢？

金 好了，好了，我們幫忙幫到這兒爲止了。

郎 我心慌，你們別走，你們留在這兒，你們……

玉 (推開他) 不，不，不，沒我們的事了，牛郎織女要見面了，織女對了面，那就得靠你自個兒了。

郎 (趕上去) 我害怕啊！我心裏發慌啊！我……

金 (手一指) 你看！那不是織女來了！

【牛郎向金童手指處驚望。

玉 (後退) 牛郎！再告訴你一句！這全靠你自己了。

【金童玉女鑽進蘆葦叢，進入湖水不見。

郎 (手足無措) 怎麼好？怎麼好？這怎麼好呢？

【湖水裏漾起一片金童玉女的笑聲。

郎 (驚惶四顧) 見她呢？還是不見她呢？怎麼見她呢？跟她說什麼呢？

【喜鵲又飛來，在天空盤旋。

郎 來了！真來了！真要命！真要我的命！

【牛郎無所適從，就近處的一叢蘆葦，一下鑽了進去。

【織女真來了。

女 (遠遠就喊) 喜鵲你慢點兒飛，你慢點兒飛。

【織女輕輕走來。

女 (微微喘息) 喜鵲。(有點嗔怪地) 你讓我走了這麼遠，你帶我到什麼地方來了？

【喜鵲盤旋兩轉，飛過水面不見了。

女 喜鵲，你怎麼走了呢？你不管我了嗎？(向四處驚望) 這是什麼地方呀？我從來也沒到過這地方。(向前走兩步，卻又縮了回來) 這地方多新鮮！多……莫不是喜鵲已經帶我走出了天界，到了人間？

【風神從織女背後出現，在織女近旁掀起一陣風，蘆葦叢起了波浪，湖水上也起一層漣漪。

女 是不是走出了九霄雲外，

有好風一陣陣從地面吹來；

好風把織女的心也吹暖，

又把織女的心花兒也吹開。

「風神一路煽着風去了。」

「天轉陰暗。」

女 天爲什麼黑了？

「電閃，雷聲隱約，漸響。」

女 電閃吧！雷劈吧！

「雷神，雷神跳踉而過。」

女 電閃得更亮更明，

照亮了愛人們的眼睛；

雷劈得更快更響，

把人們從夢中叫醒，

來看這好風景。

「雨神從湖水裏鑽出來，渾身濕淋淋地，提着噴水壺向織女洒了一圈子。」

女 這雨是人間的甘露，

滋潤着人間萬物。

「雨神又翻回頭洒了幾圈水，重又鑽到湖水裏去了。」

「天漸明亮。」

女 〔花神出現，把一籃鮮花從上面倒下來。〕

女 (手裏捧着一把花，看着，嗅着，笑了)

又看見天花亂落如紅雨，

五顏六色滿天飛舞。

〔花神也隱入樹葉中不見了。〕

女 儘管有好風好雨好草好花，可是人呢？娘娘告訴我，人間的牛郎在那湖水上等着我，沒有啊！什麼也沒有啊！

〔四面靜悄悄。〕

女 牛郎，牛郎是個什麼樣兒的人啊？不會像金童兒那麼淘氣，也不會像雨帥父那麼愛哭罷？可是牛郎爲什麼還不來呢？牛郎爲什麼不來呢？(羞怯地向四面偷望)我叫他一聲好不好，(點點頭)我叫他一聲他該就來了。

〔織女躡着腳走向各處張望。〕

女 (低低喊)牛郎！牛郎！牛郎！

〔織女喊着走到那叢蘆葦前面的時候。〕

〔牛郎愣磕磕地從蘆葦裏出來。〕

〔牛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呆立在織女面前。〕

【牛郎織女見了面，湖上的蘆葦，湖裏的水……都唱起歌來。

女（驚）啊！（後退）

【牛郎亦張惶失措，不知怎麼才好。

女 你是誰？

郎（傻傻地）你想着誰，我就是誰。

女 你是牛郎？

郎 不錯，我就是牛郎，特爲上天來找你的。

女（又驚又喜）可是我……（再後退）

郎 你看着我，（向前）你別害怕好不好？

女（發急）你站住！你站住！你別過來！

郎（惶惑地）怎麼啦？怎麼啦？

女 不，不，你不要……

郎……是你叫我的，你叫着「牛郎，牛郎，牛郎，」你要是不叫我，我還藏在

那兒不敢出來呢。

女 喜鵲在那兒？送我回去罷！

郎（膽子大了起來）喜鵲早飛了，喜鵲管接不管送。（再向前）

女 不許過來！不許……

郎 織女，我問你，你喜歡春天的顏色不？你喜歡這遍地的草的顏色不？你喜歡這滿山的樹葉子的顏色不？你喜歡這湖水的顏色不？

女 （平靜下來）我喜歡。

郎 那就是你心裏想着的顏色，我眼睛裏看見的顏色，那就是我現在看見的你繫在腰上的飄帶的顏色。

女 （驚叫）哎呀！

【織女轉身想跑開，但是那條綠的飄帶飄在身後，被牛郎一腳踏住了。

郎 （灣腰搶在手裏）这下子你跑不了了、

【織女回轉身來，搶那條帶子，但是牛郎執住那一頭不放。

郎 我不會放手的，不會放手的。

女 （急得喊起來）娘娘！娘娘！

【四面八方同時揚起一陣歡呼。

【風，樹，花，鳥，湖水，萬籟齊響！

【王母娘娘湧現在綠洲的中央，左手牽着命童，右手牽着玉女，風神，雷神，電神，雨神，花神，列在兩邊。

大家 老牛指路，

喜鵲朝天；

良緣千里，

快樂神仙。

恭喜恭喜！

牛郎織女！

天上人間，

皆大歡喜。

女 (羞得無地自容，跪在娘娘脚下) 娘娘。

娘 你看見牛郎了？牛郎好不好？

「織女扭一扭身子，不說話。」

娘 說話呀。

「織女仍不響。」

金 她嘴裏沒說，可是心裏在說呢。

娘 你聽見了！她說什麼！

金 她說：「好，好，好，我願意了。」

「織女」咪咪」笑了。

娘 牛郎！你也見着織女了，織女好不好？

郎 (老老實實地) 好！真好！

娘 你願意了不？你喜歡她不？

郎 我願意，我喜歡。

金 娘娘，還是他痛快，說實話，

玉 娘娘，他們男人都是這麼不要臉的。

金 這叫不要臉呀？

玉 我就這麼說！

娘 再吵我要罰你們！

郎 (失望地) 怎麼天上的小媳婦兒也跟男人吵架呢？

玉 你管得着嗎？

娘 (用眼睛止住玉女。俯身把織女扶起來) 天下太平了，我也了了一樁心事了，起來罷。

郎 (看清楚王母娘娘的面貌，轉過身來) 這不是我媽媽？

女 (走向前，靠近牛郎) 不是，這是我們的王母娘娘。

郎 (看一眼風神，轉過身來) 這不就是我哥哥？

女 不是，這是風伯伯。

郎 (看一眼雷神，轉過身來) 這不是杏花村的王老板？

女 不是，這是雷公。

郎 (看一眼電神，轉過身來) 這不是王老板的兒子王小二！

女 也不是，這是電子。

郎 (看一眼花神，轉過身來) 這不就是我嫂嫂？

女 也不是，這是花神。

郎 (看一眼雨神，轉過身來) 再也不會錯，這是孫九老爺。

女 更不對了，他是雨師父，專管下雨的。

郎 這可怪了，怎麼天上的人跟地下的人這麼像的？

女 地下也有這些人嗎？

郎 都有，都有，就是沒有織女。

女 爲什麼呢？

金 娘娘，你看他們兩個談得多親熱。

〔王母娘娘點點頭，走向前來，牽住他們兩個的手，

牛郎，織女，我給你們兩句吉祥話兒：「千里結同心，萬年春不老」。

(下拜) 謝謝娘娘。

〔玉女走上前，把手裏的荷花送給牛郎。〕

花長好。

〔金童走上前，把手裏的荷葉送給織女。〕

月長圓。

金玉金 (一同) 天上人間一線牽。

〔金童玉女退後，〕

〔風神上前來揚塵舞蹈，〕

風 我吹起好風一片，送牛郎織女上青天。

〔風神退後，〕

〔花神上前，拿兩朵花分插在牛郎和織女衣襟上。〕

花 (口裏唸唸有詞) 一朵花和和氣氣歡歡喜喜，兩朵花高高興興甜甜蜜蜜。

〔花神退後，〕

〔天上閃起電來，電神上前，舉起鏡子一照。〕

電 我的鏡子亮光光，照見織女與牛郎；織女作了新娘娘，牛郎今天作新郎。

雷 〔天上隱隱雷響，雷神上前，站在電神身後。我不會說吉祥話兒！送你們一下兒掌心雷吧。〕

〔「咚」，雷神擊了一下鼓。〕

〔電神雷神退後。〕

雨 〔雨神上前，舉起噴壺灑了一大圈水。〕

恭喜，恭喜，來一陣及時雨。〕

雨 〔雨神退後，卻順手將噴壺衝着身旁的玉女頭上直淋下去。〕

玉 〔大怒〕啲！你！

〔雨神趕忙住了手。〕

玉 你要怎麼樣！

雨 〔歉然〕我太高興了。〕

玉 你該挨揍了！

雨 〔玉女說着，往雨神脚上用力踩了一脚。〕

啲啲！（噴水壺落在地上，正用手去摸痛着的脚）

雨 〔玉女又一拳打在雨神的大肚子上，雨神使倒在地上了。〕

雨 〔號啕大哭〕哇……

娘 (嚴厲地) 玉女！這是作什麼？

玉 (氣鼓鼓地) 是他先逗我的！

娘 這回我真要罰你了。

玉 愛怎麼罰就怎麼罰！我不在乎！

娘 罰你們倆一齊下凡，作一對一輩子糾纏不清的冤家。

〔雨神仍舊大哭不止。〕

金 (湊向前來) 牛郎，他這一哭不要緊，山東，山西，湖南，湖北，都鬧起水

災來了，長江正在漲水，黃河也決了口子！

郎 這怎麼好？

金 他本來愛哭，玉女兒又愛逗他。

玉 (滿面通紅) 是他先逗我的！

〔玉女說完，轉身就走了。〕

娘 雨師父，玉女下凡了，你還不追了去！

〔雨神止哭，抽咽着爬了起來，要走。〕

娘 別忘了你的噴水壺。

〔雨神轉身把水壺提起，向玉女所走的路哭哭啼啼而去。〕

金 (笑) 沒意思，沒意思，好好兒一個大喜的日子，出這麼個大亂子。玉女兒走了，娘娘，許不許我也跟着去瞧瞧熱鬧去？

娘 (也笑着) 趕熱鬧反正少不了你，去罷。

金 我過些日子就回來。牛郎，我走你們家過，你有什麼事託付我沒有？

郎 金童兒，謝謝你，給我帶個「好兒」。

金 問誰好？

郎 問我媽媽好，問我哥哥嫂嫂好，還問我的老牛好。

金 你還算有良心的，我會告訴他們，天上的織女跟牛郎配了對兒了。

「金童回身拜別了王母娘娘，也向那條路走去。」

娘 風伯伯，你去吹一陣好風，讓普天之下，人人的心裏再過一次春天。

風 領娘娘旨。

「風神下拜，去了。」

娘 雷公，電子，今天我不攔着你們，放心大膽去劈雷閃電，去告訴凡間的人，

說「天地同春」，牛郎跟織女成了親了。

雷 領娘娘旨。

「雷神電神下拜，一路雷電交加而去了。」

娘 花神，你也下凡去，讓每一個人的心裏心花怒放，永遠開着春天的花。
娘 領娘娘旨。

〔花神下拜，去了。〕

〔王母娘娘退後，又站在綠洲之上。〕

〔附近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

聲音 恭喜啊！恭喜啊！

娘 是太白金星來了。

〔太白星（胡公公飾）拄着拐杖，佝僂着背脊走來。〕

太 （笑着）王母娘娘，聽說織女兒招了女婿，我就來看看新郎。

郎 （自語）他也真像我們地上的胡公公呢。

娘 那麼太白星也得送點兒禮才對啊。

太 （走到牛郎織女對面，端詳着）牛郎，嚐一嚐天上的滋味兒罷，好得很呢。

女 太白星你別走，留在這兒給我們講一個故事。

太 不行啊！時候到了，我又得到東邊山上去值班去了。

娘 太白星，你想溜了麼？你該送的禮也賴掉了麼？

太 王母娘娘，我在禮，不抽煙，不喝酒，紅白喜事我都不應酬。再說我真忙。

啊！下界的老老少少都等着我去揭開那天幕呢，我要是不去，天就亮不了。我是啓明星，千千萬萬的人都等着我給他們光明呢。那報曉的公雞也等我到了才打鳴呢。

女 連一個故事也不給我們講啊。

太 我倒是預備了一個故事，可也是講給下界的人聽的，就是那永遠也講不完的

牛郎跟織女的故事呀！（大笑着向王母娘娘拱手）走了，走了，我先走了。

【太白星漸行漸遠，東方耀起一片紅光。

【那紅光照着王母娘娘的臉，綠洲上瑞氣千條。

娘 （招手）喜鵲！喜鵲！

【喜鵲又在天上盤旋。

【王母娘娘凌空而起，冉冉而去。

（下拜）我們送王母娘娘。

好啊！這回可該上天了。

你還緊抓着這帶子幹什麼！

我怕你跑了。

女 郎 不會跑了，（含羞地）我們的兩顆心已經拴在一起了。

郎 好，我就鬆了手。（鬆了手）

女 牛郎，我問你……

郎 問什麼？

女 你們的那個地方是什麼樣兒的？

郎 不要問，沒有意思。

女 我可說天上才沒有意思呢，

郎 我不信。

女 不，你帶我到下頭看看。

郎 不，我好不容易才離開了那兒。

女 你認識那條路不？

郎 我早就忘了。

女 你脖子上掛的什麼？

郎 （忽然想起來）這是老牛的犄角，說能帶我回家的。

女 好，讓它帶我們走。

郎 不……

〔牛郎把那兩個牛犄角一下子扔到湖裏去了。〕

郎 我不會再回去的。

女 可是你讓我看看。

郎 (指着金童他們去的路) 你往那邊看罷，金童他們就是打那邊下凡的。

女 (遙望) 看不清楚，一片白的，昏忽忽的。

郎 那是雲。一千里一萬里不斷的雲彩。

女 (嘆息) 雲！雲是我的手織出來的，可是我織出來的雲擋住了我要去的路。

郎 那只有跟着喜鵲上天了？

女 只有這樣罷，跟我回去罷？

郎 (興奮地) 回到什麼地方？

女 那是九霄雲外的織女的宮殿，門前頭有綠的葡萄架的。

【喜鵲叫着向前飛去。

【牛郎織女跟着喜鵲移動步子。

【幕下。

第三幕

第一場

人物： 織女 牛郎 太白星 金童 小男孩 小女孩

牛郎織女在天上，在九霄雲外的織女宮殿。

九霄雲外，虛無縹渺，是「詩人」「遠游」過的地方。

「……………」

經營四荒兮

周流六漠

上至列缺兮

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倏忽而無見兮

聽恂悅而無聞

超無爲以至清兮

與太初而爲鄰一

就是這樣的地方。

天上無歲月，寒盡不知年，織女仍舊終古不停地織着天上的雲錦，一片片花非花霧非霧的雲朵，聚集起來，像彌望無涯的汪洋大海隔開了天上人間。

織女宮前的葡萄架上綠葉紛披，結滿了纍纍的綠色的果實，織女酷愛綠的顏色，葡萄架便是天上僅有的綠色的點綴。

雲朵在織女宮前，後，左，右，上，下，悠悠緩緩地流過。

織女坐在紡機前織錦，那若斷若續的天上的聲籟也仍舊在雲際往迴激響。牛郎從雲層裏出來四望，無聊，走到織女身後，又不願驚動她，便站在葡萄架下向遠方凝望。

女（感覺到，但沒有回頭）牛郎，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郎（也沒有回頭）我到雲裏去。

女 你從什麼地方來？

郎 我從雲裏來。

〔靜了一會兒。〕

女（嘆味笑了）也是啊，這天上除了雲之外，也實在沒什麼別的。

〔牛那的面色陰沈，仍舊望前，不聲不響。〕

女郎，你在幹什麼呢？

女郎 我不是在跟你說着話。

女郎 你好像有點兒不快活，你想着什麼呢？

女郎 我沒有不快活，我也沒想着什麼？

女郎 (同一下頭) 那你看着什麼呢？

女郎 (無力地) 我什麼也不見啊。

女郎 我想，你是在恨這天上的雲了罷？

女郎 我現在恨這天上的雲，正像我從前喜歡着想着這天上的雲一樣。

女郎 不怪王母娘娘告訴過我，說牛郎是個永遠也不會滿足的孩子。

〔靜默。〕

〔牛郎走到織女身後。〕

女郎 你停一停好嗎？你停一停……

女郎 (搖頭) 不行啊！還沒有到我停的時候呢。

女郎 那麼讓我來替你織，我想我也能像你一樣織得好這種五彩的雲的。

女郎 也不行啊，我的事情該我自己做，別人替不得的。

郎 爲什麼呢？

女 這叫「各有所司」。正像王母娘娘管領着天上的仙女，太白星管理着日夜的明滅，風伯伯管理着天上地下的風化，雨師父管理着四時的雨露，花神司着四季的花朵，雷公電子也不能錯過了電閃雷劈的時刻。

郎 可是還有金童兒跟玉女兒呢？

女 他們供王母娘娘的使喚，也從不誤事的。

郎 可是雨師父跟玉女兒不是已經下凡了，不在天上了。

女 那是他們犯了過失，被罰了，這你是知道的。

郎 那麼我呢？我應當幹什麼呢？

女 你是地下上來的，你原不是天上的人。

郎 （反復看着自己的手）可是我也有一雙手啊！

女 我只知道我的手在織着天上的雲，我可不知道你的手該作些什麼事情。

郎 （自語）我的手莫不成應該去種秧子打稻子，像哥哥一樣。

女 （仍去紡織）

這天上別的都沒有，

有的是寬闊和自由；

你是悶得難受，
難得難受，
有你愛的地方儘管去走。

郎

我在晝夜長明的丹丘睡過午覺，

我也在東方的陽谷洗過澡，

玉皇大帝的金殿我也跑一跑，

西王母的瑤池任我逍遙。

九嶷山上我聽過九韶的音樂，

崑崙山上有天香雲外飄，

在西海看見海神跳着馮夷舞，

也在湘水上聽過了湘夫人吹簫。

女

還有呢？

郎

我走遍了天上的四方，我遊遍了千千萬萬的地方，再也沒有了，再也不新鮮了。

女

（住了紡織，回過身來）那麼什麼才是新鮮的呢？（尋思）還有，還有這天

上的綠的葡萄。

（猛省）綠的葡萄？

女

這不是新鮮的麼？不是你喜歡的嗎？

郎 我喜歡，爲了你也喜歡，這是綠的顏色，這是春天的土地上的顏色。

女 牛郎，你給我講，你答應給我講土地上的事情的。

郎 (回想)那是我們生長的地方，那綠的顏色是廣大的，無論是站在地上看，或是騎在老牛背上，都是一望無邊的。

〔雲中天樂。〕

郎 平原上鋪滿了青青的綠草，

山坡上的樹枝抽出了新苗；

我們的田地裏漲滿了春水，

稻子也油綠油綠的有幾尺高。

女 (迷醉地)那可是多好啊！多好啊！

郎 我們的心溫暖，快活，又和平，

也像春天這樣的綠盈盈，

這綠的土地無邊的大，

我們說它就是大家的母親！

女 (新奇的感覺)母親！

郎 除去土地是大家的母親，我們每個人還有自己的媽媽！

女

媽媽是什麼樣的？

郎

是一個從心裏愛你的人，

什麼也比不上我的母親，

你受了涼，她替你覺着冷，

你受了委屈，他替你心疼；

你無論能長到多麼大，

她永遠看你是個娃娃；

有一天你遠走高飛離開了她，

她常常倚着門等你回家。

今天讓我在天上靜靜地想，

想着我媽媽愛我的心腸；

沒有恨，只有愛只有原諒，

她愛，從不想要什麼報償。

(神往) 牛郎有這麼好的媽媽？

女

不只是牛郎的媽媽，天下有千千万萬的媽媽都是這樣的。

郎

(抓住牛郎的手) 可是綠的土地，可愛的媽媽，織女都沒有呀！都沒有看見

過呀！

一個蒼老的聲音 織女兒呀！你要看見什麼呢？

女 太白星來了。

〔太白星從雲裏鑽出來。〕

太 （笑嘻嘻地）看你們這兩個小人兒過得多親熱呀！

郎 我們在說話兒呢。

太 你們說要看什麼？跟着我去看罷！下界的天快亮了，我又要到東山上去值班

了，才好看呢，我只要往山頂上一站，那血紅的太陽，就往上爬了；太陽上

了山，照見那千里一萬里綠油油的田野，真可愛呀！

女 太白星，我真想去。可是我不能離開這兒，我走不開。

太 牛郎呢？

郎 我陪着她，她一個人冷靜。

太 （笑着）好，好，好。我走了，誤了點就不得了，牛郎啊！你來這兒也不少

時候了，天上過得慣不？這滋味不錯吧？啊？

〔太白星笑着，又隱沒在雲層裏了。〕

〔雲層裏傳來太白星愉快歡笑的聲音。〕

聲音 我要去到一個地方，

一大早我站在東山上；

我揭開黑夜的天幕，

讓東方爬上了通紅的太陽，

起一片通紅的光。

讓太陽照亮了上下四方，

蜂兒鳥兒也飛來飛去的忙；

泉水呀！河流呀！嘩嘩地響，

綠油油的草地上發着清香。

.....

〔牛郎靜默着，眼圈兒紅了，盈着一眶子眼淚。

女 (憂鬱地) 牛郎，怎麼你眼圈兒紅了？

郎 我哭了，我真想啊！想那個地方……(忽然) 織女兒，我忽然想起來一樁事

情。

女 什麼事情？

郎 我明白了玉女兒爲什麼跟雨帥父吵架，我也明白了他們爲什麼受罰了。

女 你說爲什麼呢？

郎 那是他們故意吵架，故意受罰，好下凡去快活的。

女 不快活啊！娘娘說罰他們作一輩子糾纏不清的冤家的。

郎 你不知道，作冤家，就是快活。我見過兩個人，一個叫九爺，一個叫九奶

奶，他們就是越吵越好，越吵越好，要死都死不了的冤家呢。

女 那你不是也想跟我吵一陣鬧一陣你才快活呢。

郎 也許是……可是不行啊！我一看見你……（搖搖頭）不行啊。

女 我也一樣，我跟你在一起，就忘記了這九霄雲外的淒涼，我的孤獨就變成了

幸福，我的寂寞也變成了快活了。

【他們四目相對，互相圈住了對方的頸子。

【從上面像下雨一樣落下了陣鮮花。

一個清脆的聲音 我看見了天上的牛郎織女打喳喳。

【牛郎織女驚開。

【金童從雲裏跳出來，頭髮上沾着青草，身上沾着泥沙。

女 （微嘆）金童兒！你嚇了我們一跳！

郎 金童兒，你從那兒來？

金 「金童站得遠遠的。
還不是從雲裏來。」

郎 我問你這一陣子待在什麼地方？

金 我待在土地上。

女 你過來說話，你爲什麼站得那麼老遠呢？

金 不，我怕牛郎嫌我髒，我怕他打我。

女 沒有的話，牛郎從來不打人的。

郎 (忽有親切之感) 我怎麼會嫌你髒呢？我好像從你身上聞到一陣清香，你過來。

金 我剛才在田裏幫你哥哥收稻子，弄了一身的泥，我臨走臨走，你哥哥說：「你上天見着我兄弟的時候，離着他遠點兒，他頂恨的是稻田裏的黃泥，他會生氣的。」

女 牛郎，這是爲什麼呢？剛才你跟我說得多麼好，不是說土地是香的，稻子是綠油油的嗎？

郎 (羞愧地) 不，金童兒，你過來。
金 我不過來。

郎（上前抓緊了金童的膀子）金童兒，這麼說你到過我家裏了，又是收稻子的時候了？

金 立秋了，天氣暖的地方都已經在收早稻了。

郎 田裏的收成好？

金 缺一點雨水。鄉下人說：「立秋無雨實堪憂，植物徒然只半收，處暑若逢天不雨，縱然結實也難留。」就是缺一點兒雨水。

郎 那得請雨師父多幫忙啊？

金 這幾天雨師父心平氣和，跟雨師母也沒吵也沒鬧，有三五天沒哭了，這麼一來不要緊，田裏頭可就遭了殃了。

郎 織女兒，我說得對不對，雨師父他們下了凡，比在天上快活不是？

「織女點點頭。」

郎 你看見我哥哥，我哥哥還說什麼？

金 你哥哥說：「告訴我兄弟，讓他回家來罷！我不再管着他了，他愛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隨着他，都隨着他。」

郎 你看見我嫂嫂沒有？

金 也看見了。

郎 她說了什麼？

金 她說：「煩你也給我帶個好兒，問我兄弟好，問我兄弟媳婦兒好。」

〔織女含羞地笑了。〕

金 她說：「我們的兄弟媳婦兒，一定長得比花兒還要美罷？」她就摘了一大把花兒，讓我帶給你們。

郎 可是花兒呢？

金 剛才你們在打噴嚏的時候，我都給扔在你們身上啦。

〔牛郎俯身檢起地上的幾朵花，插在織女頭上。〕

郎 織女兒，你看金童兒身上的黃泥，有多麼香，那就是我說的土地的香。你看金童兒頭上沾着的草，那就是我們心裏想着的地上的春天的顏色啊！

女 (低聲) 我聞見了那香，我也看見這顏色了。

〔牛郎低下頭去不響。〕

女 可是，牛郎，你爲什麼不問他你的媽媽，你頂愛的媽媽。

郎 (盈盈欲淚) 我不敢，我不敢問那！我想不出我媽變成了什麼樣子，那時候她不許我走，可是我趁她睡着了的時候偷偷兒地跑了……我跟着喜鵲往天上跑的時候，她追着叫我，我連頭都沒回呢。……

女 金童兒，你也看見牛郎的媽媽了？

金 看見的。

郎 （用力抓緊了金童的手，渴望地）我媽媽好？

金 你媽媽頭髮都快白了。

郎 她不想我了，她不喜歡我了？

金 我不知道。

郎 她跟你說了什麼？

金 她說：「告訴我的小兒子，媽媽一天比一天老了，叫他快點回來罷！早點兒

回來罷！再不回來，就見不着面了。」

〔牛郎滿臉流淚，瞪眼望着金童半天不作聲？

〔牛郎突然回身抓住織女大哭起來。

金 （吐了吐舌頭）糟了！闖了禍了！可誰讓你問我的。好！這下子立秋有雨

了，用不着雨師父，冬天的稻子也會豐收了。

〔牛郎哭泣不止，織女勸也勸不住。

女 別哭啦！別哭啦！看你……（自己也哭了起來）

金 好，你們哭罷，我受不了了，我走了。（轉身要走）

郎 金童兒，慢一點兒，我再問你一句。

金 還問什麼？

郎 我的老牛還好嗎？他沒跟你說什麼嗎？

金 瞧，差點兒忘了！老牛也給你帶了話兒呢。

郎 老牛說什麼？

郎 我來的時候，老牛正在柳樹底下睡午覺，他沒精打採地擡了擡頭說：「到天
上告訴牛郎，叫他別忘了，今天是七月七了。」他就說了這麼一句，又睡着
了。

郎 (醒悟) 七月七！

金 沒說別的，好罷，話全帶到了，我要給娘娘請安去了。

〔金童隱沒在白雲深處。〕

〔雲層裏傳來金童的歌聲。〕

聲音 我帶着一頭的綠草。

那綠草綠油油的芬芳，

我沾了一身的泥土，

泥土也真叫香。

黃昏時候離開了牛郎的家鄉，

一大早我又上天堂，

一個跟斗我翻過十萬八千里呀，

飛到瑤池翠水，

去瞻拜王母娘娘。

郎 一個七月七，又一個七月七，這照我們人間的風俗，我來了一年了。

女 老牛爲什麼跟你說這個呢？

郎 老牛提醒我，說到了我該回家的時候了。

女 （驚）你要走？

郎 老牛跟我約好的，他在地土等着我。

女 （焦急地）可是我呢？你怎麼忘「我呢？這九霄雲外是淒涼的，要是沒有了

你，織女兒一個人可是又孤獨又寂寞的。

郎 我要你跟我一塊走。

女 那怎麼行。我走了這天上的雲……

郎 管他呢。

女 （動了心）可是走了還回來不呢？

郎 不回来了。我這會回了家，要永遠跟媽媽，跟哥哥嫂嫂跟老牛在一塊兒，要在田裏作活，永遠不離開他們了。

女 (遲疑) ……

郎 (催促) 跟我走？

女 不能去。

郎 爲什麼？

女 娘娘說人間像一片荒涼山谷，

有荆棘遍野豺狼猛虎。

郎 牛郎爲你披荆斬棘，

射死豺狼誅殺猛虎。

女 娘娘說人間像一片莽莽江湖，

我會在風浪之間迷路。

郎 牛郎駕一隻綠的航船，

帶織女闖蕩江湖。

女 真是這樣？

郎 我帶你去到一個地方，

郎 女

去看那早起通紅的太陽，
紅霞滿天氣焰千萬丈，
在東方躍起一片紅光；
那太陽照亮了上下四方，
照遍牛郎可愛的家鄉，
泉水呀，河流呀，一齊歌唱，
泥土香，稻子香，花香，草也香，
（迷惘地）真是那末香？
我就要帶你回家，
一個小小的，溫暖的家，
一個親親熱熱的家，
那就是我們自己的家。
家裏有哥哥同嫂嫂，
還有最愛媽媽；
織女有不盡的情懷，
牛郎有說不完的話。

女 那多可愛啊！我們走。

郎 (欣然) 你跟我走了？

女 我跟你走，可是喜鵲不在這兒，誰給我們帶路呢？

郎 (思索) 老牛給了我他的犄角，說會帶我走那回家的路……可是……

女 誰讓你給它扔了？

郎 (着起急來) 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女 那不是都完了，走不成了？

郎 你別急，我門想個主意。

【兩個人靜靜地想主意。

女 (忍不住) 牛郎，我想不出來。

郎 (絕望地) 我也想不出來。

【忽然上面有兩個孩子聲音在喊。

聲音 爸爸！

另 聲音 媽媽！

女 (訝然) 誰喊？

郎 誰喊爸爸媽媽？

【葡萄架上的枝葉突然搖得一陣響。

女 (伏在牛郎身上) 我怕！

【一片紅光照着葡萄架，架上垂下來的葡萄藤上掛着一個又白又胖的男孩子。

郎 (昏眩地) 你看，怎麼葡萄架上掛着一個胖娃娃？

女 (擡起頭來，揉着眼睛，以為自己的眼花了) 真是一個娃娃！你看！還有一個呢。

【果然葡萄架上還掛着一個女孩子。

男孩 (舞着兩隻手) 媽媽！

女孩 (也叫着) 爸爸！

郎 對不住，你們的爸爸媽媽不在這兒，你們找錯了地方了

女孩 我找牛郎，誰是牛郎？

郎 我就是牛郎。

女孩 那你就是我的爸爸，我就是牛郎的女兒。

郎 (嚇呆了) 啊？

男孩 我找織女，誰是織女？

女 我，我就是織女。

男孩 那你就我的媽媽，我就是織女的兒子。

女 (驚喜) 真的？

【織女上前把男孩抱在懷裏。

【牛郎也抱起了女孩。

女 牛郎，我們怎麼會有孩子了？

郎 是啊！向來就是這樣兒的，有了媳婦兒就會有孩子的。你看他多白多胖啊！

她長得多像你呀！

女 他長得也像你呢。

郎 (又焦急起來) 可是這不是給我們添亂，我們還是不認識那條路呀！

【男孩子忽然從織女手裏跳下地來。

男孩 (跳着) 我認識那條路！

女 (灣腰看着他) 你怎麼認識？

【女孩子也跳下地來。

女孩 (用手比劃着) 從這兒走 拐灣兒……

男孩 (也比劃着) 再拐灣兒……

女孩 再拐灣兒……

男孩 再拐灣兒……

女孩 再拐灣兒……

男孩 再拐灣兒……

女孩 再拐一個大灣兒……

男孩 再拐一個小灣兒……

女孩 再拐一個頂小頂小的一點點兒小的小灣兒……

男孩 (喘一口氣) 就到了。

郎 這是誰告訴你們的？

女孩 (拍着手) 老牛，老牛。

女 要走就快走罷！娘娘要是知道了，就走不成了。

郎 好！走罷！

男孩 (一同伸着手) 要抱！要抱！

〔牛郎織女各抱起一個孩子。〕

女孩 (爬上去，騎在牛郎脖子上) 快跑！快跑！

女 牛郎，要拐九個灣兒呢，我抱不動他啊！

男孩 牛郎……

郎 (不快) 你得叫我爸爸。

男孩 葡萄架上掛着兩個筐子，一根扁擔，你挑着我們走！

【牛郎回頭，見葡萄架上果然有兩個筐子，一根扁擔。

【牛郎就把筐子取下，把兩個孩子，分坐在筐子裏，挑起來。

郎 (掂一掂分量) 唉！(感嘆地) 作了爸爸就有了負擔了。

男孩 爸爸，你少說廢話！

女孩 爸爸別發牢騷了！快走罷！

【雲端裏隱隱有樂聲傳來。

女 不得了，娘娘來了！

男 女 (同時大喊) 快走！快走！

【牛郎挑起挑子，一手攙着織女，拔脚便跑。

【樂聲漸響。

【暗轉。

第二場

人物： 牛郎 織女 小男孩 小女孩 王母娘娘

牛郎織女，同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口氣逃出了九霄雲外。雲層已經稀薄了，一疇千頃的是蔚藍的大空，下界的綠色的山川亦已遙遙在望。

【牛郎挑着挑子，攙着織女，氣喘吁吁地跑來。

郎（站住了脚）織女兒啊！我快累死了，……

女（也喘息着）真的我們真跑了多少路啊！

男孩 已經拐了八個灣兒了，媽媽，我數了的。

女孩 還有一個頂頂小的小灣兒，拐過去就到了。

女 那麼已經到了天的邊兒了。

郎（放下了挑子）過了這個小灣兒就到了地的沿兒了。

男孩（大嚷）爸爸，你怎麼把挑子放下了？

郎（沒好氣）我也花了，腿也軟了，要歇一會兒！

女 你爸爸真累了，他要歇一會兒。

女孩 老牛說不能歇的，要一口氣跑回家的。

郎（一肚子委屈）就是你們兩個小鬼給累的，要不是背背你們，我跟你媽早就

到家了！

女孩 要不是我們兩個小鬼，誰帶你們拐這麼多灣兒？

郎 （氣鼓鼓地）你頂嘴！爸爸可是要打人的啊！

女孩 （不服）作了爸爸，就該打人呀？

女 別說了，別說了，爸爸生氣了。

男孩 （撅着嘴）好，不說就不說，一句話也不說了。可是等一會兒弄得走不成

可別怪我們！

〔兩個孩子都住嘴不講話。〕

郎 有這種道理沒有？爸爸媽媽跑路，你們少爺小姐坐在筐子裏，我牛郎那兒受

過這種委屈？

女 啊呀！怎麼跟兒子女兒一般見識呢？

郎 回寨之後，我們得好好兒管教管教他們，別的不講究，這家教是頂要緊的。

〔牛郎扶着一棵樹就坐在樹根上了。〕

女 （嘆賞）這地方多好啊！（遠望）那邊兒！那邊就是你說的綠的家鄉罷！

郎 （跟着望過去，愉快地）就是！就是！過了那一段，那叫天涯地角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家了！

女 (心嚮往之) 我們的家……

郎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家，我們的媽媽會高興得流出眼淚，那綠顏色的土地已經在吸引着我們的脚步，一步步往家裏走啊！

男孩 (兜頭一瓢冷水，冷冷地) 走？走什麼？

〔忽然四面仙樂聲起。〕

女 (變色) 娘娘到了！

郎 (驚得站起來) 走！

〔牛郎匆忙挑起挑子，拉住織女，四面亂轉，但是四面八方的聲響把他弄昏了。〕

〔牛郎決定了一條路，要沖過去。〕

〔金光一閃，牛郎擡起頭來，見王母娘娘站在面前。〕

〔牛郎織女怔了半天，然後丟下挑子，一齊在王母娘娘面前拜倒。〕

(微笑) 你們要走，怎麼可以瞞着娘娘？

(齊喊) 娘娘！

牛郎，你要回家，我不怪你。可是我的織女兒，爲什麼一聲不響，私自逃走？

(哭泣) 娘娘，饒了我……

娘 我並不要罰你。

郎
娘
娘，
「王母娘娘俯身把他們攙起來。」

娘
那綠的土地，是我生身的家，
我的媽媽愛我我也離不開她；
天大的膽我們也不敢私自逃走，
是因爲金童兒給我帶來了話。
我說過你是個不滿足的孩子，
你忘記當時怎樣離開了家；

女
那時候就有的是你的土地，
那時候就有愛你的媽媽。

娘
姑娘，求求王母娘娘，
求娘娘饒恕了牛郎。

娘
只要不把織女帶去，
任憑牛郎自己還鄉。

郎
我們家鄉有一句俗語，
說是一「嫁狗隨狗，嫁雞隨雞」。

娘

這句話在我們這兒不行時，
再說你本來是招來的女婿。

（一齊哭了）娘娘！

娘女郎

你知道人間像一片荒涼山谷，
有荆棘遍野豺狼猛虎；

人間像一片莽莽江湖，

你會在風浪之間迷路。

女

人間縱使像荒涼山谷，
縱使像一片莽莽江湖；

牛郎帶織女登山着陸，

牛郎帶織女闖蕩江湖。

娘

遲早有一天不是今天，
也許要等一千年一萬年；

我把天上的雲層揭掉，

讓天上的仙女一齊下凡。

郎

一千年一萬年多麼悠遠，

人生在世只顧得眼面前；
此日相別什麼時候再見？
牛郎活不了幾十年。

娘
地上有不老的萬年春，
我給了你永遠的年青。

〔娘娘伸手牽着織女的手退後，織女不自覺地跟着走。〕

娘
天上的祕密要你去遮掩，
用你親手織出的九霄雲。

女
可是娘娘請容我來講，

那九霄雲外有無限淒涼；

織女在雲端向人間遙望，

千秋萬古只看見一片茫茫。

娘
織女不要再多講，

你已經會見了人間的牛郎；

只爲了你們倆兩不相忘，

九霄雲外便不再淒涼。

女 男 女
 孩 孩
 女 女
 郎 郎
 (絕望地) 牛郎！牛郎！
 (也一齊伸出小手大叫起來) 媽媽！媽媽！
 (追上前，想拉住織女) 娘娘，娘娘。
 (牛郎伸手拉住了織女的綠飄帶。)

【王母娘娘回過身來，怒容滿面，伸手拔下了頭上的玉簪，在牛郎織女之間一劃。
 【雲飛電閃，石破天驚。

【立脚之處憑空裂開，水花怒湧，急湍奔騰，顯出了一道銀河。

【王母娘娘手牽着織女，男孩和女孩抓着牛郎的衣衫隔阻在銀河兩岸。

【牛郎手裏緊抓住那根繩帶不放。

女 (掩泣) 牛郎……

郎 (凝望着對岸頓足)……織女啊……

娘 牛郎，我問你，你當初爲什麼離開了家？

郎 爲了我在家里得不到快活。

娘 可是你在天上得到了快活沒有？

郎 我得到了。可是我也得到了煩惱。

娘 就是啊！無論天上人間，從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你在天上可以得到快活，

可是真正的，最大的快活不在天上。
在什麼地方？

你在土地上生，你在土地上長，

那真正的快活就在你生長的地方；

在你的青草地上在你的稻田上，

在你的老牛背上在你的鋤頭上。

人間縱有不測的風和雨，

也不比牛女的分離最慘淒。

你知道幸福藏在人心裏，

牛郎織女不一定守在一齊。

地上的家庭等着牛郎團聚，

只撒下九霄雲孤零零的織女。

（嘆了一口氣）好罷！

今天是人間的七月七，

年年此日是牛女的佳期。

（感恩地）多謝娘娘。

娘

海可枯石可爛青春長在，
天河上也有那人世的情懷；

怕牛郎織女難渡過天河水，

叫喜鵲一年一度駕起橋來。

多謝娘娘。

娘女郎

可是現在你們得分開。

【牛郎不語，低下了頭。

【織女解下了腰上的絲飄帶，牛郎一點一點地收到河這邊來。

【天樂盈耳。

【王母娘娘牽着頻頻回顧的織女漸走漸遠。

【牛郎再擡起頭來時，銀河對岸已無人迹；青天湛湛，雲影悠悠，一隻喜鵲在天河上掠水飛過。

【牛郎默然，把那綠飄帶纏在自己腰上。

男女孩

（牽曳着牛郎的衣角）走罷！走罷！回家罷……

【暗轉。

第三場

人物：

老牛 牛郎 胡公公 九奶奶 九爺 王小二 王老板 媽媽 哥哥
嫂嫂 哈哈兒

〔牛郎懷着離開織女的憂愁，也懷着即將返家的憧憬；挑着挑子走到當年離家的原野時，已是黃昏時候了。〕

〔黃昏時候，暮色迷離，原野還是那麼恬靜，那麼迷人；芳草依然，小橋如故，河裏的流水仍在晚風中竊竊私語。〕

〔老牛伏在柳樹下，擡頭看見牛郎遠遠地來了。〕

老牛 (慢慢爬起來) 牛郎！這時候才回來？

〔牛郎見了老牛，心中大喜，扔下了挑子，跑過去，一下子騎到老牛背上去。〕

郎 (悲喜交集) 啊呀！我的老牛呀！我的老牛呀！

老牛 別鬧，別鬧。

郎 (抱住老牛的頭，亂搖亂抓) 老牛！(連哭帶笑) 老牛！我的好老牛！

〔老牛被牛郎呵得癢起來，大笑，笑得喘不過氣來。〕

老牛 (力竭聲嘶) 要死了！要死了！下來！下來！下來！老牛受不了……

【老牛爬下地去，大喘氣。

郎（跳下地來）我真高興呀！

老牛（氣喘如「牛」）老牛上了歲數……禁不住這麼玩兒了……

【牛郎一個人站着傻笑。

老牛（再費力地爬起來）牛郎，你站好了，我看看你。

郎 看我什麼？

老牛 一年不見，你長高了。

郎 長高了多少？

老牛 高多了！高多了！你簡直像個大人了。

郎（自負地）可不是大人了！我現在已經是有兒有女的人了。

老牛（譏諷地）是嗎？令郎，令媛都帶回來了嗎？

郎（快活地）在這兒呢。

【牛郎回頭見地上放的兩個筐子空空如也，兩個孩子一個也不在。

郎 嘿？奇怪啊！怎麼沒了？

老牛 可是我那兩個犄角你得還我啦！

郎（張口結舌）犄角……

老牛 該還我啦！

郎 老牛，我真對不住你……

老牛 扔了是不是？

郎 沒有，沒有……

老牛 騙我幹什麼？

郎 你知道了，就算了。沒你的犄角，我也回來了。

老牛 要不是我的兩個犄角，你會回得來？

郎 那你就知道了，是我的一兒一女帶我回來的。

老牛 好哇！可是你的一兒一女呢？

郎 說得是呀！不知道那兒去了。

老牛 我可知道。

郎 在那兒？

老牛 筐子裏去找，在筐子裏藏着呢。

郎（喃喃地）真是頑皮！（俯身）哎喲！（拿出一個牛犄角來）這是一個牛犄角！
又是一個牛犄角！（在另一個筐子裏也拿出一個牛犄角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老牛 快給我按上吧！犄角讓你拿走，人家都管我叫小牛兒！這麼老的小牛兒！

簡直是出洋相嚟！

郎 （給他按上了犄角）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老牛 這還不明白，你那令郎令嬈就是我的兩個犄角。

郎 （百思不解）怎麼兒子女兒就是牛犄角？

老牛 這還用說！又盤扭！又帶尖兒！又缺德！又冒煙兒！又蕪菇！又拐灣兒！

兒子女兒不是牛犄角是什麼？

郎 老牛，你真是神通廣大。

老牛 多麼神通廣大，我還不是一條老牛！

郎 老牛，你真好，明年七月七，我帶你上天河邊兒上去玩兒去。

老牛 有什麼好玩？

郎 去看織女，去看我的新媳婦兒，王母娘娘答應我們一年見一次面兒的。

老牛 （點點頭）也好。

郎 可是你的牛犄角還是得借我用。

老牛 （大方之至）那小意思！儘管用好了。我不過拿它裝裝門面，也沒什麼用處。

郎 老牛真大方……

老牛 (警告) 我不能說話了，有人來了！

【老牛爲了掩飾自己，仰起頭，大「哞」了一聲。

【老牛從此不說話了。

【胡公公悠然自得，施施然而來。

郎 (迎上前，親熱地) 胡公公，您早哇！

胡 (擡頭望望天色) 瞎說！什麼早哇！天都快黑了！（近前，認出是牛郎）啊

呀！原來是牛郎呀！這一陣子都沒見你，你跑那兒去了？

郎 我出去玩兒了一趟。

胡 好的，好的，男孩子是該出去走走，走得遠不遠？

郎 也不算遠，不過幾萬里路的樣子。

胡 那就很不錯了，很不錯了！

郎 (沒話找話) 胡公公要到那兒去呀？是上山去打柴去吧？怎麼沒帶着斧頭呀？

胡 (瞪起眼來) 你昏了頭！我早晨打柴，晚上還打柴？你當我要打一輩子柴呀！

郎 胡公公，(抱歉地) 您別生氣……

胡 (臉紅筋漲) 你這孩子！出門一趟，一點兒長進也沒有！我還是跟你談不來！

【胡公公一擲而去。

【胡公公迎頭碰見九奶奶。

【九奶奶插了一頭花，嘴裏噙着瓜子兒，拿一把團扇，俏皮，伶俐，走了過來。

胡公公，您早哇！

（斜她一眼）又一個……（見是九奶奶，就把底下半句話咽了）

【胡公公怒氣沖沖走了。

奶 郎（一笑）擲老頭子。

奶 郎（迎上去）九奶奶。

奶 郎（驚喜）喲！牛郎呀！一年沒見你了，你打那兒來呀！

奶 郎（胡亂一指）我打那邊兒來。

奶 郎（神祕地，把牛郎扯到一邊）牛郎，你告訴我，你說要上天，你上去了沒有？

奶 郎（順口亂扯）好像做了一個夢似的，上去了又下來了。

奶 郎（拍手）真巧極了！巧極了！我也做了一個夢，夢見我上天作了玉女兒，還碰見你了呢。

奶 郎 沒有的事。

奶 郎 你別瞞我，你還娶了織女兒做媳婦兒呢。

郎 (面紅耳赤) 那是謠言，沒有的事。

奶 (笑得花枝亂顫) 可你臉紅什麼呀！娶媳婦兒麼，有什麼害臊的！

郎 (央求地) 九奶奶……

奶 好，不說，就不說……

〔有人大聲喊

聲音 九奶奶啊！

奶 九爺呀！我在這兒哪！

〔孫九爺叨着旱煙袋，敞着懷，背着一條長板凳，滿臉堆笑，搖了過來。

爺 (喜氣洋洋) 咳！我那兒沒找到，腫眼兒不見，你跑到這兒來了。

奶 (撒嬌) 我又不是個賊，你這麼跟東跟西地跟。

爺 (諂媚) 你不是個賊，可是我真怕你跑了。

奶 牛郎，你看他就像傷風的鼻涕，撇不開甩不開的，又討厭又惹人嫌！

爺 咳！只求你不打我不罵我，別說我是鼻涕，說我是狗屎我都願意。

奶 看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爺 (冷冷地對牛郎招呼) 牛郎啊！老沒見了。(對九奶奶) 天氣真熱！(把板

凳放在地上) 坐會兒罷！乘乘涼！別累着了。

奶 好。牛郎你坐！

〔九奶奶拉着牛郎坐在一起，九爺甚爲不悅，端詳半天，硬擠到中間坐了。

奶 〔拿團扇搗着風〕你坐過去一點兒！熱！

〔九爺運命，盡力往牛郎這邊擠。

〔牛郎只坐着半邊。

奶 牛郎，老沒見了，咱們談談罷。

郎 好，談甚麼呢？

奶 有什麼談甚麼。

爺 對，有什麼談甚麼，別拘束！

〔九爺說完此話，一屁股把牛郎擠出了凳子。

〔牛郎只好站在他們對面。

郎 九奶奶好？

奶 沒災沒病兒的，趕情好啊。

郎 九爺好？

〔志得意滿〕吃得睡得，趕情好啊！

郎 九爺九奶奶過日子也過得好？

爺 這陣子過得和和氣氣的，（顛頭搖腦）不錯，還不錯。

奶 （一笑）這陣子我看他還順眼，沒跟他打架。

爺 （受寵若驚）這叫福至心靈，這也歸運氣。

郎 往後九奶奶讓着九爺點兒，別再吵架了。

奶 （眉毛一揚）那說不定！

爺 常言道得好：「在數難逃」，我是很想得開的。

奶 哼！這全看我高興了。

爺 咳！「打是疼，罵是愛，不打不罵不自在」，那一對兒年輕夫妻不打架啊！

郎 我看見九爺尋死覓活的，真嚇人呢。

爺 放心！放心！儘管放心！「好死不如賴活着」，我且死不了呢，我比王母娘

娘還活得長呢。

奶 （嘆喲一笑）他就是這樣兒賤骨頭。

爺 （油嘴滑舌）現在肉長了價，我這身骨頭可不賤啣，很值幾個錢呢。

【九奶奶一撇嘴沒說話。

【九爺哈哈大笑。

奶 （搖着扇子）立了秋的天氣了，還這麼熱，下場雨就好了。

爺 你別忙，一會兒就下。

「天上一閃電，接着一個晴天霹靂。

爺 怎麼樣？今兒準有雨。

「人聲嘈雜，有如千軍萬馬。

奶 誰？那麼熱鬧？

爺 （抽一口旱煙，不屑地）還不是那寶貝爺兒倆。

「王老板同他的兒子王小二拉拉扯扯嘻嘻哈哈而來。

板 （手舞足蹈）八段錦這個東西，練練最好了。過河拆橋，上房揭瓦；又能打人，也能挨打。

小 爸爸，那一手兒我還是沒練會，是怎麼來着？

「王老板就在這平陽之地，練了起來。

板 （擺一個架子，站定了）咳！就是這手兒，這就叫「搖頭擺尾去心火」。瞧！連心火都去了。（換了一個式子）「背後七顛百病消」。百病一消，連喝酒都喝不醉了。

爺 （喝采）王老板括括叫！

板 （走過來）喝！九爺，九奶奶，牛郎也在這兒，久違了，久違了，你這陣子

在那兒恭喜？

出了一趟門兒。

板 好，好好，我是乘着這晚上涼快，跟小犬研究研究武術。

郎 王老板今兒個沒喝酒？

板 沒的話，我剛喝了出來。

奶 今兒喝得不多罷，神清氣爽，臉也沒紅。

板 不，今兒的酒好，是埋在地底下九九二十一年的老茵陳，這個酒的好處就是不上頭，後勁兒大。

奶 (使個眼色) 王小二，當心嘔！後勁兒大，留神待會兒要挨揍嘔！

小 我爸爸正教我練八段錦呢，說練好了就是爲了挨揍的。

郎 王老板，你的杏花村酒店還開着嗎？

板 開着哪！你沒事來喝酒哇！我請客！

郎 橫是很賺錢罷？

板 沒有的事，賠得一塌胡塗。

郎 (搖頭) ……

板 這叫「騎虎難下，帶病延年」，我要是不開酒店，還有什麼好幹呢？

奶 也說得是，啊呀！有點兒涼風兒了，閒着沒事，王小二給我們唱個歌聽聽吧！
板 好，唱一個，唱給你九奶奶聽。

【東方升上了半圓的月亮。

小 （想了一想）唱一個月亮爺爺好不好？

奶 好。（順手奪過九爺的煙袋，叨在嘴裏抽了起來，一邊一直在嗑着瓜子兒）
給我抽兩口兒。

小 （拍着手唱起來）

月亮爺爺亮堂堂，

騎着大馬去燒香；

大馬拴在梧桐樹，

小馬拴在廟門兒上。

廟門兒對廟門兒，

裏頭出來個小媳婦兒；

（衝着九奶奶）

小媳婦兒，

坐板凳兒，

奶

叨着煙袋歪着嘴兒，
嚙進嚙進嗑瓜子兒。

(生了氣)他是說我呢！(把煙袋一下甩在地上)

【大家哈哈大笑。

【尤其九爺前仰後合笑得厲害。

(頓足)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

【大家住了笑。

【九爺看了九奶奶半天，忍不住又大笑起來。

【九奶奶氣極了，伸手要打九爺。

【九爺嚇得站起來，沒想到他跟九奶奶原是一人坐在板凳一頭的，九爺一起，一邊懸空，把九奶奶一下子摔了一個屁股蹲兒。手裏的瓜子兒也撒了一地。

【大家知道要出事，都嚇得不做聲。

【只有九爺停了一停，又前仰後合笑將起來。

【九奶奶鼓着嘴噙了半天。

【九奶奶走上前對準九爺臉上就是一個嘴吧。

【天上的月亮也嚇跑了。

「一下子把九爺打傻了。」

【九爺回過味兒來，拉開嘴「哇哇」大哭。

奶
（怒氣沖沖）看你還笑！你這是「人來瘋」！樂極生悲嚟！

【九奶奶一怒而去。

【九爺仍大哭不止。

爺
（忍淚）好！我早算定了，我就知道有這麼一手兒。（咬牙）我這回不跳河！

決不跳河！

郎
快追九奶奶去吧！你把她氣壞了。

爺
（抽咽）好。

郎
你的板凳，你的煙袋。

【九爺攆起板凳，拾起煙袋，哭天抹淚地追蹤九奶奶去了。

【衆人又笑了起來。

【王老板笑得離奇，走近王小二。

郎
（提醒）王小二，你爸爸又衝着你笑呢！

小
（大驚）哎喲！（想跑）

板
兒子！你的八段錦練好了沒有？我這兒後勁兒上來了。

小 (驚哭) 沒有呢! 沒練好呢!

【王老板更近前，伸出手來。

小 (逃到牛郎身後) 救命! 救命!

郎 (攔住王老板) 別打他! 別打他!

【王老板竄過去，一把把王小二捉住。

【王小二殺豬也似地叫起來。

板 牛郎，你放心，他是我的兒子，一年打到頭，打熟了的。

【父子二人扭打而去。

【牛郎目逆而送。

【天上電閃雷鳴紛然並作。

老牛 (踱了過來) 牛郎，你看着還煩不煩?

郎 這樣兒才熱鬧呢! 人活着真有意思。(回過頭來) 老牛，今年年成好?

老牛 還不錯，就是缺點兒雨水。

郎 你看，又有雷，又有閃，一會兒就要下大雨了。老牛，一塊兒回家去罷，我

要去看我媽了。

【遠遠媽媽在喊。

聲音 牛郎！牛郎！

郎（驚喜）我媽來了！

【哥哥嫂嫂攙着媽媽跑來。

郎（跑上前）媽！

媽（悲喜交集）牛郎！你真回來了，我的小兒子真回來了！我還當見不着你了呢！

郎 見得着啊！媽！見得着啊！

哥（叫成一片）牛郎！牛郎！

嫂 哥哥！嫂子！

媽 哈哈兒跑來告訴我說，牛郎回來了，我一口氣就跑了來。

郎 哈哈兒怎麼知道的？

媽 不管他，不管他，牛郎，你別拉着我，你站遠點兒，讓我好好兒看你幾眼！

【牛郎退後站住。

媽（笑了起來）牛郎還是那個樣兒，好像更小了，更長得小了……

郎 不，老牛說我長高了呢。

媽（驚訝）老牛？

郎 是老牛說的，說我長高了。

媽 你這個傻孩子，老牛怎麼會說話呢？

郎 老牛會說話，他親口對我說的。

媽 別騙我了，你媽老了，可還不至於老得這麼胡塗呢。

郎 是他說的，他會說話！

媽 他不會說話！

老牛 (急了) 我不會說話！

媽 是不是，他自個兒說不會說話，是不是？(笑了)

「媽媽受了一個顯明的欺騙，看來是老得有點胡塗了。」

郎 哥哥！你怎麼穿得那麼乾淨！到那兒去吃喜酒去呀？

哥 (摸着光光的頭，看着自己一身簇新的灰布衣裳，黑布馬褂，黑布千層底鞋，

怪靦腆地) 不是吃喜酒，聽說你回來了，我剛從稻田裏來，怕你說我髒，你

嫂子給我剃了個頭，洗了個澡，換了身新衣裳。

郎 (慚愧地) 不，哥哥，牛郎往後不這樣兒了！牛郎改了，要幫着哥哥收稻子

插秧子去了。

哥哥 (茫然) 真的？

郎 真的。

嫂 兄弟！你爲什麼不帶兄弟媳婦兒回來？

郎 （紅了臉）嫂子拿牛郎開心。

嫂 不是啊！牛郎真帶了兄弟媳婦兒來，嫂子才真開心哪！

媽 別說了，別說了，回家說去罷！我還給你留了頂酥頂香的甜餅子呢。

郎 媽！我真餓了！我真想吃了！

媽 那就快走吧！回家罷！我還要告訴你，你的牛欄裏都長起多高的草來了。

【媽媽向回家的路走，牛郎同哥哥兩人一邊一個扶着她。

嫂 （牽着老牛）牛郎，我給你牽着老牛。

【閃電，鳴雷。

媽 （看看天色）要下雨了，是罷？

哥 真是大大的下一場雨，今年就是個豐年了！

【一家人走回家去了。

【雷電交加，真要下雨了。

【哈哈兒把牛郎拖了回來。

郎 哈哈兒，你放我走，我媽要我回家呢。

哈 等一會兒，只等一會兒，我只問你一句話。

郎 快問吧！我急着回家呀！

哈 你上了天是不是？

郎 （搖頭）……

哈 你瞞着別人，可不能瞞我！

郎 （點頭）是。

哈 那告訴我，天上怎麼個好法兒？

郎 天上不過就是那麼個樣子，不怎麼好。

哈 天上都有什麼？

郎 天上有的，地下都有，比方說罷：天上有王母娘娘，地下有媽媽；天上有金童兒，地下有哈哈兒；天上有玉女兒，地下有九奶奶；天上有風伯伯，地下有哥兒；天上有花神，地下有嫂嫂；天上有太白星，地下有胡公公；天上有雨師父，地下有九老爺；天上有雷公，地下有王老板；天上有電子，地下有王小二；天上有綠的葡萄，可是地下全是綠的。

哈 沒有別的啦？

郎 （神秘的）只有一樣兒……

哈 告訴我，那一樣？

郎 （低聲）天上有一個頂好看，頂逗人愛的織女兒，地下可是沒有。

哈 呸！地下有的是！是你沒碰見！

郎 你胡說！

哈 你才胡說！我指給你看！

郎 在那兒？在那兒？

哈 （指點着臺下看戲的太太小姐們）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

【幕下。

第四幕

人物： 牛郎 織女 小男孩 小女孩 老牛

又是一年的七月七了。七月七的晚上，人們叫它作「七夕」的。

秋空凝碧，夜涼於水，乳白色晶瑩燦爛的銀河一綫，婉轉地，柔軟地橫跨在天上。

銀河四面，羣星明滅。北斗星七座分列，太白星朗朗高懸，慧星拖着長長的尾巴在天上倏然流過，牽牛織女星在盈盈一水間脈脈相望。

銀河兩岸，綠草叢生，時有流螢飛渡，草上有明亮亮霧濃濃的露水，是一年來牛郎織女多情的眼淚。

重信義，重然諾的王母娘娘不忘记她親口允許的約言，教天上地下所有的喜鵲在銀河上搭起橋樑，引着牛郎織女相會。

這一天，人們在地上看不見一隻喜鵲，喜鵲都飛到銀河上來了。

無數的喜鵲在銀河上唧唧喳喳亂成一片，一片翅翼接着一片翅翼，在銀河中央接起了一座崔嵬的，奇麗的，黑白相間的，幻影也似的橋樑。

但是激動着的興奮着的喜鵲們，不久就肅靜下來，從輕輕浮在天空的纖巧的雲朵裏順風

傳來了神美的音樂。

一隻碩大的喜鵲從黑暗中飛來，在星光下，見它腳着一條發光的綠色的帶子，它停住了，在鵲橋上往來盤旋。

音樂聲音高揚，銀河彼岸的雲堆裏，織女穿着綠色雲錦的衣裳隱隱而來。

喜鵲飛到織女面前，織女伸手接住那根綠色的飄帶，飄帶的那一端，握持在牛郎的手裏。

牛郎從銀河的另一岸出現，他的另一隻手牽着那女孩子，女孩子又牽着男孩子。

喜鵲拍着翅膀飛去了。

織女，織着淡淡的憂愁的臉湧出了一絲喜悅，她用袖子抹一下流出了眼淚的眼睛。

牛郎也變得沈寂，雖然他眼中，心裏，洋溢着如許的歡喜；兩個孩子也閃爍着明麗的目光一聲不響，傾聽着樂聲悠揚；誰也不願意衝破這刹那的幸福的寧靜。

他們終於靜悄悄上了鵲橋。

郎（凝望）織女啊！一年了。……

女 一年了，好難過的一年啊！牛郎……

誰知道怎樣過這一年的時光？

郎 這一年比千年萬年還要長。

女 幸喜今宵相逢在天河上，

郎 感謝這多情喜鵲築起橋樑。

女 這一年的分離我的話真多：

先問你在家裏可得到了快活？

綠的土地給了我快活，

我的家給了我快活；

只爲了得不到我的織女，

我的心便永遠沒有着落。

女 九霄雲外只有我一個，

伴着我的也只是孤獨寂寞；

我只能在雲裏癡癡地想，

身無雙飛翼飛不過天河。

郎 我也是這麼呆呆地想，

無論是在下種或是插秧，

呆想在綠油油的草地上，

望着那永遠望不見的地方。

女 那地方就是織女的九霄雲，

身隔千萬里，卻是一條心；
心裏想的是同樣的事情，
有朝一日永遠不離分。

郎

在稻田裏栽下快活的種，
在麥田裏插下幸福的秧；
夜裏我睡在牛欄裏，
在春天爲織女低低歌唱。

女

在天上我聽見你歌唱，
歌唱着團圓的希望。

郎

歌唱着快樂無疆，
歌唱着地久天長。

〔織女一下子倒在牛郎手臂裏。

〔一切都是如此幸福。

〔東方忽然耀起一片紅光，鵲橋微微震動。

〔牛郎織女驚得擡起身來。

郎

這相逢只在一瞬間，

太白星又上了東山。

女 別時容易見時難，

再相逢又要等明年。

牛郎，天快亮了。

郎 (淒涼地) 我們又要分開了……

女 又要分開了……

〔鵲橋漸漸分開，牛郎織女也漸漸分開。〕

郎 (伸手) 我，我……

男 孩 (也伸着手) 媽！媽！

女 明年，等到明年……我的牛郎，我的孩子……

郎 明年七月七……

女 年年的七月七……

〔東方漸明〕

天上歌聲 織雲弄巧，

飛星傳恨，

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
佳期如夢，
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